明孝宗寶訓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

明孝宗寶訓

孝宗敬皇帝寶訓序

我

皇考孝宗敬皇帝寶訓凡十卷總若干條蓋取諸實錄所

紀

宸謨聖政之深切著明者彙次成編以示繼述之大於戲

惟我

皇考御天下十有八年德配天地而功賛化育凡禮樂法度紀綱文物巍然煥然著在天下被之臣民固有目者所共覩有耳者所共聞也至於憂勤之念存於心而篤恭之妙自化成乎天下蓋一時紀録者所不能與而亦豈訓辭所能盡哉然堯舜禹湯文武之治卓乎數千載

之上而數千載之下如親見之亦不過卽典謨誓誥數篇以求其道而究其心則所以仰窺我

皇考之心者亦不能外此書而他適矣彼漢唐宋以下之英君誼辟亦豈無典訓以貽子孫而無道德以爲之本雜利以小其用故嗣而求之者咸泯然無聞焉是惡可同日語哉予沖人嗣大歷服四年于茲蓋嘗面受

嚴訓親承

德意而躬享篤恭化成之治所謂訓則有本而用則不雜矣顧於聖神功化之妙尚未敢以自信舉之懼或過也安之懼或惰也急懼或前而緩懼或後也苟於是而有所未至將何以仰追

鴻烈而匹休古昔帝王之盛乎用是益增警惕冀於　朝夕佩服持循而漸有得焉庶幾由周成之嗣守以馴至於虞舜之協帝夏禹之祗承者在是而後之人所以衍萬世無疆之休者亦於是乎在矣故既序實錄之首復於是書以著纂輯之意云

正德四年四月二十一日

[illegible]

大明孝宗敬皇帝寶訓目錄

○卷之一
敬天　法祖　聖學
聖孝　教太子　諭宗室
褒宗室　厚宗室　遵舊制
厚勳臣　議禮　定樂
興學　崇儒
○卷之二
接大臣　優大臣　慎用人
儲材　明賞罰　選將材
惜人才　杜倖進　求言

聽言　褒忠節　報功
表節義　正風俗　斥異端
仁政　恤民　恤軍士
重農　荒政　水利
鹽法　兵政　馬政
修省　節財用　謹貢獻
却珍異　卹刑　正法
革奸弊　禁請託　恤遠人
馭夷狄

大明孝宗敬皇帝寶訓目錄終

大明孝宗敬皇帝寶訓卷之一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呂　本謹校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陳治本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臣朱　錦謹閱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呂胤昌

敬天

〇弘治元年五月丁丑內閣大學士劉吉等言天人感應之際其理甚微其機甚著蓋災異之來有因人事差失而感召者亦有人事未形而其幾先見天出災異以為之朕兆者惟在人君察識而審圖之修德以禳除之語云天心仁愛人君又云妖不勝德此之謂也洪惟

皇上即位未及一年
聖心純正天理渾然
聖政日新人欲罔間且又孝養
兩宮撫愛諸弟和睦
皇后肅清宮禁宜乎和氣致祥而無異也夫何近日
天壽山雨雹損壞各
陵明樓香殿獸角海馬飛僊等件清寧宮後夜間有火塊
起落二次皆非常之變也考之載籍雨雹者陰脅陽之
象又曰人君惡聞其過抑賢用邪則雹雨俱信讒則雹
下毀瓦又曰火者南方揚光輝為明者也王者南面嚮
明而治若賢佞分別官人有序率由舊章敬重功勳殊

別嫡庶則火得其性矣若乃信道不篤或耀虛偽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矣火失其性而妖見勢所必至然以今日人事驗之讒邪屏跡異端斥逐冗官沙汰貢獻停止賞罰不濫用度節省在廷文武羣臣亦皆知畏法無敢放肆者於前災異皆無其應若以

陛下今日之心行今日之政長久而不變二三年間天道不感應陰陽不和順者未之有也臣等所深慮者但恐人事未見先有其幾天出災異以告

陛下欲

陛下察識而審圖之脩德以禳除之耳伏願繼今以後常加脩省深思遠慮防微杜漸如於決斷政事必問

祖宗成憲何如合乎成憲者行之不合乎成憲勿行何也不合成憲者恐有附下罔上之私故不可行也於待左右及用人必先論其心行何如忠實純良者任之矯僞作聰明者勿任何也矯僞作聰明者恐啓後日辯言亂政之漸故不可任也於聽言納諫之際必詳究其言之所為何如果出於為公而無他故者從之或不出於公而顛倒是非者勿從何也顛倒是非者即係讒言或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足以惑亂聖聽故不可從也凡此皆防微杜漸之實以至於凡有以書畫玩器犬馬聲色投間抵隙阿諛順從取悅聖心者一切屏逐勿令親近則

聖心日益高明天心日益和順而未然之災患異常之妖孽豈有不消弭者哉伏乞

聖明留意

上曰朕不德布政不均謫見於

天惟冀君臣同心各脩厥職庶灾異可弭卿等所言法

祖宗慎用人遠讒佞誠切時弊當即體而行之卿等亦宜同加敬慎庶幾天意可回也

○弘治二年七月癸亥早朝畢

上勅諭禮部曰近日京城雨水為灾南京又奏大風雷雨水之異朕當檢身飭行祇謹天戒爾文武百官其各加修省勉圖報稱政事有缺失當舉行改正者皆斟酌情

當以聞

○弘治三年十月乙丑兵部尚書馬文升奏犧牲所大祀牛羊豕每牲各混同一處糞穢不除互相觝觸皮毛傷損太常寺官又乏提督之嚴其豕多抽分所得飼養無方往往瘦小不能稱聖天子敬天地事祖宗之誠孝乞勑所司預買送養備用上命太常寺堂上官嚴督官軍加意飼養毋怠

○弘治六年四月辛酉上以去冬無雪至于是月不雨勑諭文武羣臣曰朕以涼

德纘承
祖宗鴻業宵旰靡寧圖爲治理乃者
天道弗順自去冬迄今亢旱踰時田苗枯槁民庶驚惶朕甚憂懼已嘗齋心露禱及遣官祭天下神祇而連日狂風屢作雨澤少降揆厥所由豈朕與爾文武羣臣交脩之道猶有所未至耶自今事關朕躬者朕當究循而行之爾等與朕共理天事休戚惟均亦各宜痛加脩省革其背公徇私之弊警其因循怠惰之習固其廉慎不渝之節凡軍民利病時政得失有可以興革爾文武羣臣并科道仍條奏來聞務臻實效毋事虛文用佐朕之不逮庶人事脩而

天意可回故諭

○十二月丙戌禮部尚書倪岳等奏明年正月初七日大
祀
天地前期三日以孟春享
太廟值大祀齋戒之始宜免行飲福受胙禮
上曰廟享固重事而祀
天尤重今既值郊齋暫免飲福受胙庶為得禮其如議行
之

○弘治八年四月戊寅太常寺以
郊廟山川社稷壇及先師孔子廟祭服樂器俱歲久敝壞
乞命所司脩治之

上曰禮莫大於祀天而樂廢壞不稱心甚怏然其祀天中和樂特令御用監製造其餘祭服樂器皆令工部造辦如式用副朕敬神之意

○弘治十六年正月乙亥內閣大學士劉健等言今日早太監陳寬等傳示聖意以郊祀重事欲待二月另擇吉日親行大禮臣等仰見皇上敬天之誠純篤如此上帝監臨必加顯佑伏惟聖躬至重必須倍臻康泰乃可親事從權改卜於禮亦宜

上從之乃以二月十一日舉行
郊祀禮云

○十二月辛丑吏科給事中許天錫奏
皇上嗣大歷服以來恭默體道兢虔事
天每當
郊祀之期殫致精明之德又恪遵成憲誓戒百官頃年以來文武官員自受戒之後往往放肆惰慢溷瀆精禋臣竊懼之今王春在邇大禮將興乞勅禮部嚴加禁約違者罪之仍行南京諸司一體齋戒約禮部覆奏從之

法祖

○弘治元年五月丁卯南京刑科給事中周紘等言

皇明祖訓乃
太祖高皇帝貽謀家法誠國家萬世之成規伏望
陛下常在心目若首章之要曰人之姦良固為難識知其
良而不能用知其姦而不能去則誤國自此始持守之
要曰朝堂決政衆論稱善即當施行或燕閒之際一人
之言尤加審察故權謀與決皆出於己慎國政之要曰
廣耳目不偏聽所以防壅蔽而通下情
陛下試思所以察姦良謹持守慎國政者果不違於
祖訓歟宮中府中裁處萬幾一以
祖訓而省察焉則
陛下之心即

高皇帝之心陛下之法即皇高帝之法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且君臣上下分雖相懸而元首股肱一體無間今常參者舊例之朝儀面奏者有司之細事其得奉清閒侍左右委託腹心運籌帷惟不過近習便佞而已伏聞我祖宗列聖延見臣僚無間朝夕或於大誥首著君臣同遊之篇或於燕飲命賦醉學士之歌或召對便殿從容賜坐或同遊內苑相與賦詩真有都俞吁咈氣象所以百二十年來天下治安民享其福伏望陛下萬幾之暇命內閣府部大臣及文學近侍等臣以時

請對更番上直凡政治之得失軍民之利病從容咨訪面與裁决則不惟君臣上下情意交孚無偏聽壅蔽之患而群臣心術邪正才識短長舉不能逃宸鑑之下矣
上納之

○弘治三年八月丁亥禮部覆奏南京守備官請增
奉先殿每日供獻品物謂
德懿熙仁四廟品物定自
太祖
高廟品物定自
太宗豊儉適宜莫敢增損若謂朝廷盡祀先之禮欲其豊
盛雖竭天下之奉亦何所不可致而其中牲口雜羞不

過雞鵝羔餅其儉約如此蓋欲以儉德示
聖子神孫俾萬世守之以為家法臣下豈敢擅議增減但
南京光祿寺所支生料數少恐為厨役之累乞量為增
給
上以為然令間日增鵝一雞二

○十二月戊辰禮科給事中王綸言人君一身萬化之原
養之不可不周保之不可不至
皇明祖訓有曰凡吾平日持身之道無優伶近狎之失無
酣歌夜飲之歡正宮無自縱之權妃嬪無寵恣之專此
我
太祖正心保身之道伏望

皇上遠宗帝王近守家法則精神內固而萬壽無疆矣自古人君未有不以勤而興以逸而廢者皇明祖訓有曰察情觀變慮患防危如履淵氷心膽為之不寧晚朝畢而入　晨星存而出此我太祖勤身勵行之道伏望皇上丙枕不寐平旦有為視朝不至於太遲裁處不專於左右則內無失德外無失政而庶績咸熙矣下禮部議上從之

○弘治六年閏五月乙卯禮科左給事中夏昂奏適者皇上昧爽臨朝早決幾務凡臣下言事即令所司看詳次第舉行又節省光祿寺供用等物皆勤儉之盛德但一

日二日萬幾惟常接於目而不忘斯有警於心而不替
竊覩我
聖祖嘗取古帝王嘉言善行書寘殿廡伏望
皇上以
聖祖為法命翰林儒臣歷考前代帝王以至我
祖宗勤儉德政或為銘為箴或為說為文或直錄其事務
在明白書之屏間寘之便殿以警於朝夕
上納之

○弘治十五年十二月己酉
上以
祖宗制度散見不一無所會稡乃命儒臣以

皇明祖訓及諸司職掌等諸書因革損益之大者會粹成編名曰大明會典欲梓行天下親製文序其首曰朕惟自古帝王君臨天下必有一代之典以成四海之治雖其間損益沿革未免或異要之不越乎一天理之所寓也純乎天理則垂之萬世而無弊雜以人為雖施之一時而有違蓋有不可易言者唐虞之時堯舜至聖始因事制法凡儀文度數之間天理之當然無乎不在故積之而愽厚發之而高明巍然煥然不可尚已三王之聖禹湯文武視堯舜固不能無間而典制寖備純乎是理則同是以雍熙泰和之盛同歸於治非後世之所能及也自秦而下世之稱治者曰漢曰唐曰宋其間賢君屢

作亦號小康但典制之行因陋就簡雜以人為而未盡
天理故宋儒歐陽氏謂其治出於二其不能古若也夫
豈無所自哉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以至聖之德驅胡元而有天下凡一政之舉
一令之行必集群儒而議之遵古法酌時宜或損或益
燦然天理之敷布
神謨聖斷高出千古即近代積習之陋一洗而盡焉我
太宗文皇帝
仁宗昭皇帝
宣宗章皇帝
英宗睿皇帝

憲宗純皇帝
聖聖相承先後一心雖因時損益而率由是道百有餘年
之太平端有在矣朕祗承天序即位以來蚤夜孜孜仰
紹
先烈而累朝典制散見疊出未會于一乃勑儒臣發中秘
所藏諸司職掌等諸書參以有司之籍册凡事關禮度
者悉分館編輯之百司庶府以序而列官各領其屬而
事皆歸於職名曰大明會典輯成來進總一百八十卷
朕閒閱之提綱挈領分條析目如日月之麗天而羣星
隨布我
聖祖

神宗百有餘年之典制斟酌古今足法萬世者會稡無遺特命工鋟梓以頒示中外俾自是而世守之不遷於異說不急於近利由朝廷以及天下諸凡舉措無巨細精麤咸當乎理而得其宜積之既深持之既久則我國家博厚高明之業雍熙太和之治可以並唐虞軼三代而垂之無窮必將有賴於是焉遂書以為序

○弘治十七年三月壬戌

孝肅皇太后崩內閣大學士劉健等題臣等竊惟事莫大於送終禮莫重於祀享茲者

大行聖德慈仁壽太皇太后鸞馭上升

山陵伊邇祀享之禮宜預講求查得成化四年間

慈懿皇太后崩逝之日羣臣會議有
二后竝配之文竊聞當時
先帝遇天下難處之事羣臣為委曲將順之詞或者猶不
能無疑焉然奏議雖成於當時而奉行則始於今日仰
惟
皇上承
宗祧之重為綱常之主所宜至詳至慎而不可少有忽焉
者也伏望特勅禮部集議稽本朝
祖宗之廟制質古先聖王之訓典務合大公允歸至當俾
行之於今而無憾垂之萬世而有光臣等不勝至願
上命禮部會多官稽考典制詳議奏聞禮部乃會皇親公

明孝宗寶訓　卷一　十一

侯駙馬伯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翰林詹事府左右春坊司經局六科十三道等衙門議謂宗廟之禮乃天下之公義非子孫得以私之萬古綱常有不可易者自古昔以來殷周七廟父昭子穆各有配座一帝一后禮之正儀蓋陰陽相配之禮也下至春秋以魯隱之國而書考仲子之宮胡安國傳云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享之所以此觀之春秋之世去先王之世未遠魯秉周禮先王之制猶有存者祖廟無二配故也先王之制槩可見已伏覩

憲宗純皇帝成化四年勑諭羣臣有曰朕心終不自安敢竊窺我

先帝之至情以重違慈意不得已而勉從羣臣竝配之義羣臣欲權以濟事亦不得已進此議也據正禮而區處適宜仁至義盡足以上副先帝在天之遺志端有待於今日稽之周禮有祀先妣之文疏云姜嫄也是則太母特立廟以祀不失尊宗之禮自周然矣詩所謂閟宮是矣唐宋禮制無常初正終亂固無足言但其間推尊太后不配食祖廟者則別立殿以享之亦得閟宮之義至我國朝祖宗太廟之建一遵古典損益得中迄今已溢九廟廟皆有配其配無二宏規遠模成憲已定又於禁廷

内建
奉先殿得以朝夕供薦孝思之情委曲詳盡仰惟
皇上繼統動率舊章而舉無不宜茲遇
大行聖慈仁壽太皇太后上仙朝夕不離喪次悲哀動乎
中外傳之萬方誰不仰感
聖孝之無已也但孝心無窮而禮有限節享祀之禮當歸
於至當所有奉安神主宜於
奉先殿之外相應處所建一新廟如詩之閟宮宋之別殿
歲時薦享一依
太廟奉先殿之儀祀專而且近禮勤而且便隆名徽號仍
稱

太皇太后極其尊崇永受萬年之享則情義兩盡罔極之恩以酧嚴祖之道以著而大孝之實垂諸萬世無疆矣

上曰祀享重事禮當詳慎卿等稽考古典及祖宗廟制既已明白都准議特建廟奉享仍稱太皇太后以伸朕尊親之意後世子孫遵守崇奉永為定制

聖學

○弘治元年二月辛酉

上將開經筵命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劉吉等會舉講讀官以聞賜勅諭勉之曰朕嗣守鴻業君主萬民夙夜惓惓思所以答

B 10

上天之眷副
祖宗之托務廣聽納以濟世隆平然非講學則何所資以成其功況經筵盛事累朝舉行朕何敢緩茲將以三月十二日御經筵命爾太傅兼太子太師英國公張懋與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劉吉知經筵事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徐溥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劉健同知經筵事禮部右侍郎倪岳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汪諧程敏政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傅瀚陸釴周經國子監祭酒費誾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李傑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張昇謝遷吳寬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

院侍講董鉞王臣兼經筵官吉溥敏政鈇經邃日侍講讀翰林院等衙門儒臣分直侍講夫明衆理所以立致治之本學古訓所以為明理之要卿等其尚篤於輔導善於啓沃毋曲說以狥好毋隱詞以昧義必使言究乎理理契乎心朕當舉而措之行事俾治功庶成民被休澤豈惟遂朕仰承

上天

祖宗眷托之願而卿等引君當道之責亦無愧焉欽哉故

諭

○三月癸酉

上視學行釋奠禮御彝倫堂授經於講官祭酒司業賜之

坐講祭酒費誾講商書説命惟天聰明一節司業劉震講周易乾卦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一節講畢

上宣諭師生曰六經載聖人之道講明體行務臻實效爾師生其勉之

○弘治三年三月丁巳戸科給事中屈伸言古昔帝王無日非講學之時無往非講學之地賈誼所謂帝入五學者今已無其制矣所頼以助成

聖學涵養

聖心者不過月有經筵日有直講而已柰何一歲之中以大寒大暑而輟講者凡四五月一月之中能舉行其禮亦僅十之二三儒臣接見之時少而宮闈退處之時多

儒臣開導之言寡而左右引誘之言衆是不免孟軻氏之一暴十寒之喻矣伏望

皇上時御經筵日臨直講聞於耳而思之心得於心而見之行體貼擴充以成

聖學以斷大政天下幸甚

上曰帝王之學以養心為要経筵日講所以涵養此心誠不可以寒暑輟所言良是日講近已有定期矣所司其知之

○弘治十六年五月己丑

上諭内閣儒臣曰通鑑綱目并續編深切治道朕欲便於觀覽爾等撮取節要撰次一本仍分卷帙陸續進呈覽

日司禮監傳旨欲自三王五帝以來歷代事跡通為一書且命名曰歷代通鑑纂要

○弘治十七年九月丁巳

上召大學士劉健等至煖閣諭以邊事少頃又曰昨令李榮來說日講時講官陳善閉邪陳字解作陳說未明止作敷陳乃可耳健等因奏曰昨李榮又言以善道啓沃他他字不是誠如

聖諭

上曰他字也不妨昨偶言及此意以為不若啓沃之更好然不必深計大抵講書須要明白透徹直言無諱道理皆書中原有非是纂出若說不盡也無進益且論思輔

導之職皆所當言可傳與講官不必顧忌昨所講却似有顧忌耳是日

天顏甚悅似有為昨日所傳未的恐因此有所觀望故特示詳悉如此

聖孝

○成化三十三年十月己卯

上諭禮部臣曰朕以涼德獲嗣丕基哀疚之中凡内而尊崇大禮外而撫綏大猷次第舉行痛惟朕

生母恭恪莊僖淑妃鞠育劬勞恩深罔極今賴

三聖之佑託于億兆臣民之上奉養莫逮風木之感實切于衷矧議政之初

聖慈仁壽太皇太后
皇太后聖旨咸謂
母妃須進名位式昭慶源因令輔臣考據春秋大義前代
明君英辟定典乃請于
二聖欲遣官奉冊寶詣
陵園尊為
皇太后用垂隆名于永世俟
皇考梓宮發引有期預啓祔塟庶少罄孝忱於萬一爾禮
部具儀擇日以聞
○壬辰追尊
聖母淑妃為

孝穆慈慧恭恪莊僖崇天承聖皇太后遣官詣
陵園行恭上冊寶拜奠告禮其冊文曰
孝子皇帝臣　謹再拜稽首言臣聞德莫厚於追遠
孝莫大於顯親允懷鞠育之仁爰致追崇之典宣昭懿
範式展孝思仰惟
皇妣恭恪莊僖淑妃天資溫惠坤德柔嘉體道思齊美溢
手彤管含章履正動儀乎紫庭孝敬嘉於
聖慈賢淑簡於
先帝茂膺多祐夢占懷日之祥誕育沖人序屬承
天之統恩施罔極德報無由奈淑命之靡融心傷陟屺顧
天下之可養詩廢蓼莪覩漢家尭母之門增宋室真皇

之慟擬遷舊竇升祔
茂陵惟尊稱莫大逮於生前斯美謚宜加於身後爰涓吉
日特舉縟儀　遣大臣寅奉
册寶上徽號曰
孝穆慈惠恭恪莊僖崇天承聖皇太后伏惟
懿靈如存膺茲盛典陟降左右上從
聖考於九天默佑本支益衍
皇圖於萬世嗚呼哀哉臣　稽首頓首謹言

○十一月丁未
聖母孝穆皇太后既祔葬
茂陵

上勑諭禮部曰
皇妣孝穆慈惠恭恪莊僖崇天承聖皇太后祔葬畢日宜
有奉享
神主之禮爾禮部其會文武大臣議處來聞於是禮部會
同太傅兼太子太師英國公等官張懋等議得周禮春
官大司樂之職歌中呂舞大濩以享先妣謂姜嫄也至
宋則元德懿德二皇太后俱有別廟之享章獻章懿二
皇太后遂有奉慈之建茲者恭遇
孝穆皇太后祔葬
茂陵所有
神主宜於

奉先殿傍近宮室改為別廟以禮安奉歲時祭享悉如
太廟
奉先殿之儀仍乞勅奉遷宮於祔塋畢暫奉
神主于
茂陵獻殿以伺二十四日
憲宗純皇帝祔
廟禮畢啓行於二十六日入城得旨
奉先殿傍近無宮室堪改別廟爾還再議來聞禮部復會
官議
孝穆皇太后祔塋畢日
神主宜暫建別廟奉享庶合古制但

奉先殿既無傍近宮室堪以改作合當於享
憲宗純皇帝几筵之右別設幄殿一所以事奉享仍乞勅
內官監相度相應吉地營建別廟完日奉遷
神主享祀如儀
上曰親終當祭以禮爾等既考論明白准議乃定奉安
神主之殿曰
奉祀殿

○弘治二年十一月丁卯
上以
孝穆皇太后宗支訪求未得乃勅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
撫都御史秦紘曰朕奉

祖宗丕圖君臨天下夙夜惓惓所不敢忘者
皇母孝穆皇太后劬勞罔極之恩無能為報去歲嘗命內
外官員於廣東賀縣尋訪
母后宗親加之恩典用以上慰
聖母在天之靈下以少紓朕風木之悼不料訪察非真以
致今歲廣東連山縣民李福自陳的派而紀貴紀旺以
獞人冒認事下該部覆奏令廷臣會審情詞俱有可疑
朕誠不能為懷特差科道官再加體訪乃聞有懼罪容
遣姦細去彼打點彌買屬里老親隣人等欲令顛倒是
非混亂真假者果若此則的派何由可得彼小人情弊
安能逭其罪哉茲事最重朕以卿風憲大臣素秉公直

特專委託勑至卿即差的當土人於連山賀縣及湖廣江華縣崇池鄉等處密切體訪仍出榜於三處地曉諭鄉村鎮市土獞人等有能灼知聖母孝穆皇太后宗姓源流明白真正者許從實開報審究來歷果有根據即為奏聞重加陞賞體訪之際如有似前扶同欺罔夤緣回護以假為真以真為假者必重罪之其有姦細之人即解京處治使小人之計不行斯為允當夫孝有不及而推本惇親以盡區區之心者此朕之不得已也卿其體斯至意毋怠毋忽庶無負於委託欽哉故勑

○弘治三年八月庚寅戶部會官上議曰

孝穆皇太后宗親在昔兵燹之餘人民奔竄歲月悠遠往事已無蹤跡求之恐愈久愈鑿況前日已誤信李父貴等濫授官爵今日豈容再誤請倣太祖高皇帝即宿州為孝慈高后父徐王立廟事例為孝穆皇太后父母定擬封號立祠于廣西附郭地方春秋遣布政司官致祭即以沒入李父貴等賀縣田八十畝為奉祭之資似為得宜

上曰孝穆皇太后早棄朕躬朕每念及此戚然如割初謂宗親尚可求訪故寧受百欺有所不恤今卿等既謂歲久無

從物色請如封立廟歲時致祭以仰慰
聖母在天之靈是或一道矧
皇祖既有故事朕心雖不忍又奚能違其悉准所議
○弘治八年正月丙申以
太皇太后聖體未安免慶成宴頒胙于文武官之該宴者
○三月壬辰
太皇太后以
聖體康復誥諭
皇帝曰粤自
英皇厭代予正位長樂
憲宗皇帝克盡子道以天下養二十四年無異一日孝心

篤至天下所無足以表儀萬民垂法後世予覩所著孝
順事實諸書所載罕有其比暨
皇帝嗣位實能繼述先志敦尚彝倫奉養之禮至隆至厚
乃去年七月予偶嬰痾疾
皇帝夜起視
天春郊罷宴問安視膳寢食靡遑須省醫藥奏功食飲如
舊老年病體竟底康寧以昔校今父子一道
天地所臨
祖宗攸鑒徵諸孝治必有休祥予心嘉焉是用宣之于辭
以表誠孝故諭
上乃奉表稱謝表文曰伏以

慈顏康豫頤回海宇之春
聖訓昭宣載覩月星之象一心沾九陛勸動六宮恭惟
聖祖母太皇太后陛下化同坤育道配乾剛承
烈祖之宏休澤延嗣續毓
先皇之盛德養極尊親顧慈孝之相成實邦家之共戴方
嚮期頤之福偶違旦夕之和臣心切問安職嘗藥慶
成羅宴敢同臣下之娛露禱輸誠冀獲
神明之佑此子孫之常分何繼述之可言比者
九廟降祥
重闈協慶乃歸功于寔省復示寵于褒嘉臣俯念眇躬劬
勞未報仰承曲諭慙懼交并敢不誓竭微誠勉圖至孝

占千年之龜筴預兆嘉祥捧萬歲之鶴觴益隆壽祉無任欣躍懽悚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蓋

太皇太后不豫時感

上誠孝謂天下之物皆

皇帝所有無以為報故託之文辭以彰

聖孝且命副藏內閣傳之無窮而

上仰念

慈德具禮申謝

祖孫之間慈孝兼至誠可為萬世法也

○弘治十一年十月乙亥曉刻

上遣太監蕭敬召內閣臣于左順門宣旨曰昨夜清寧宮

失火朕奉侍

聖祖母徹旦不寐今尚不離左右欲暫免朝參可乎時大學士劉健有事于西山李東陽謝遷對曰宮闈大變

太皇太后聖心震驚

皇上問安視膳誠孝方切事在從宜即宣鴻臚寺免朝一日可也敬復奏乃命免朝

○弘治十二年十二月乙亥

上奉迎

太皇太后還居清寧宮是日

太皇太后誥諭

皇帝曰予惟自古聖帝明王以孝治天下者必有以隆國

家之慶綿宗社之休歷考載籍昭然可見我朝
列聖相承世隆孝德彰示表儀
皇帝聖孝自天克惇
先烈以自卽以來予享天下之養蓋已有年尊奉之隆承
順之篤在昔罕比乃去年十月回祿為變清寧宮災
皇帝祗懼震驚不遑寢食躬率
皇后皇太子視膳問安勤劬之誠達於顏面孝敬之德
格于神人是以中外臣民皆能上體至意奔走服役新
宮重建不日告成奉予還居意甚安適予嘉
皇帝之孝不能自已爰叙茲美用宣予懷自今伊始其必
諸祥協應百福攸同壽曆萬年子孫千億以益弘無疆

之祚是予願也故諭

○弘治十七年三月壬戌

聖慈仁壽太皇太后崩

上朝夕不離喪次悲哀動中外越五日文武百官請

上初七日視朝

上批答曰朕哀痛方切未能視朝所請不允次日再請

上批答曰朕朝夕喪次未忍暫離卿等乃累疏懇請謹遵

遺誥初八日視朝至日

上服線服御西角門二十七日服滿二十八日百官易烏

紗帽黑角帶青團領皂靴侍朝

上仍白翼善冠白袍腰經御西角門視事俱不鳴鐘鼓宮

中實行三年之喪蓋

上天性純孝初至東宮進學時講官以文華大訓進講

上輒起立俟講畢乃復坐其事

太皇太后奉養尤極尊隆有疾親侍湯藥憂形于色事

皇太后亦然視古帝王之孝實無所愧云

○四月庚申

上傳旨諭禮部臣曰朕服制雖遵

遺詔中心哀痛未忍盡從吉典每月朔望日暫免陞殿百官常服於奉天門朝參遇節免宴百官勿著紅衣凡大節免行慶賀禮各王府拜南京及在外各衙門預行文知之不必差官赴京

教太子

○弘治五年三月丁丑

上命皇太子名　賜勅諭之曰朕惟君天下莫先乎德而德明惟明尤君道之所重故書稱堯曰光被四表易贊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此之謂也咨爾元子皇后所生天資秀發日表英奇福慶誕鍾統承攸屬茲特賜名曰　夫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爾當顧名思義明於庶物察於人倫全所得天賦之正理而無或蔽極所存心體之高明而無或累擴而充之嚮明之地惟德以居文明之治惟德以成惟德以昭格上下神祇惟德以丕顯丕承謨烈允若時則四海雖廣兆民雖衆無不在於

照臨之下而朕之主器永為得人

祖宗萬萬年大明之基業足以傳嗣而有光矣爾惟欽哉

服此明訓

○弘治七年正月壬辰太子少保兵部尚書馬文升上疏言自古帝王之君天下未嘗不以教太子為先務

皇上敬

天勤民法

祖圖治眷生元良宗祧有託此誠國家萬年無疆之休也臣聞皇太子姿表異常質性聰睿今良知良能未有所誘早教豫養正惟其時伏望選擇醇謹老成頗知書史宮人保抱扶持於凡言語必教之真正而非禮褻狎之

語不使之聞於耳於凡行步必教之端莊而非禮邪僻之事不使之接於目教之不忍教之有儀以養其仁義之心教之恭肅教之分別以養其禮智之心如內庭之曲宴鍾鼓司之承應不使之觀元宵之鰲山端午之龍舟不使之見以至佛老之教尤不宜口誦其言目觀其像以惑其心志一二年以後又嚴勅東宮老成內臣先教之誦習孝經使知孝弟之道出於天性與夫上天之所當畏

祖宗之所當尊百姓之所當愛財物之所當惜至其八歲教之誦詩讀書使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及設立官僚之時仍勅內閣會同各衙門堂上官慎選名實相

符才德老成學問該博之士以充其任浮躁淺露心術不端者不使之與自此月出春宮講論經書涵養德性與凡世事委曲在所周知人物賢否在所當辯如此則內外輔導咸得其人而
皇太子之德將有日進而人不及知者矣臣叨任六卿之重六歲又蒙加太子少保正係東宮輔導之官受任以來夙夜惶懼顧無以圖報萬一因讀文王世子篇及宋儒真得秀所進大學衍義之說而有感焉不勝犬馬惓惓之意敢以此為獻
上嘉納之

〇六月丙寅南京廣西道監察御史郭維言人主垂無竆

之統其本惟在於太子而太子之善則又在於輔臣稽諸往古益輔啓以衍夏祚四百餘年伊尹輔太甲以衍商祚六百餘年周公輔成王以衍周祚八百餘年秦非不愛其子非不欲享國如三代然以李斯趙高為輔其平昔所以教之者皆致亡之道也尚何能保有其國哉漢昭帝年方十四即能辨霍光之譖然終不能為漢賢王非以輔之者不學無術之人乎今

皇太子聰明異常正選擇輔佐之時臣愚以為師傅講讀之官必須擇取平昔孝行彰聞忠藎著稱嚴毅方正學術無偏者為之其侍御僕從之臣亦必擇取平昔志操端潔威儀謹恪慈祥篤實者為之其輕浮淺露險邪

忌刻之徒一切勿取則前後左右罔非正人自然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異日堯舜之德雍熙之治皆自此出矣奏入

上命所司議禮部議謂紘所言與兵部尚書馬文升前所言之意合皆深得古昔教養太子之遺意我朝

列聖繼統率循此道故建儲之後出閣之際必慎選名德以充講讀輔導之任凡左右僕從之職亦皆遴選以充

彝典具在皆可舉行伏惟

聖明監帝王之法遵

祖宗之制博求其人以專其任

宗社之休生民之福端繫於此

上曰慎選端人輔導皇儲各官所言誠國家要務爾禮部其記之待皇太子出閣以聞

○弘治十五年二月壬子建昌伯張延齡奏皇太子正位東宮已經十載宜勅隨侍儒臣朝夕輔翼諭以善道益其見聞日與講論修身治平之道禮樂教化之端取其善以為法惡以為戒誠能緝熙睿學他日推諸政事不患天下之不治矣

上曰輔養儲德誠為重事皇太子年漸長成正宜及時進學卿言具見忠愛今後輔導等官務宜逐日進講毋得虛曠歲月

○弘治十八年五月庚寅

上不豫召內閣大學士劉健等至乾清宮御榻前面諭曰東宮聰明但年幼可常常請他出來讀書輔導他做箇好人

○辛卯

上召皇太子至前面諭曰朕不豫皇帝與東宮做禮儀悉依先帝遺典祭用素羞東宮務遵守祖宗成法孝奉兩宮進學修德用賢使能毋怠毋荒永保貞吉

諭宗室

○弘治元年二月甲辰晉王知烊奏世子奇源以母薨乞廬墓禮部覆奏

上不許與王書曰承喻世子先因母妃患病躬侍湯藥徒步禱神及後薨逝欲於安葬畢日廬墓以終喪制且又慮叔祖年高侍養有缺不忍離側此可見其孝心純至宗室有此良足嘉尚但古人有云附於身附於棺必誠必信諒世子於送終之禮必已盡心而無遺悔矣古人又云事親者左右就養無方今叔祖春秋已高世子正當朝夕侍奉不離左右況宗藩繼序所繫尤重豈可輕身久處於外乎茲特令世子送葬掩壙之後即循常道回府侍養至於三年之內居處之奉服食之制哀思之誠則在世子自盡其心如此則送死事生兩得其道不惟於

祖訓無違而於宗族化導其風俗歸厚豈不又有光乎叔祖其知之

○十月丁未先是晉府永和王奇湞卒其祿米當截日住支至是晉王鍾鉉為之奏乞全支以治塋事拜賻給遺孤戶部覆奏

上曰山西地方艱難其民力竭矣王所奏雖重為親親計然如吾民何矧王府班祿之制

祖訓具在朕不敢違其令以十月終住支

○弘治二年二月辛卯晉府送所選儀賓赴京禮部言内二人年尚幼宜送本府教授處讀書三年待其長成方許成婚且請限以年歲道行禁約

上曰今後各王府選擇儀賓須年及十五以上人物長成者始許具奏成婚如以幼小不稱之人朦朧選奏其長史教授等官俱治以罪

○三月壬戌詔免崇王見澤來朝王自以之國年久欲援襄王例來朝

太皇太后禮部言王國地方災傷宜謹守封疆未可輕動恐貽他患

上曰王朕至親欲許朝見

太后因得叙親親之誼卿等既以地方藩屏為重義難獨違其貽書止之

○六月戊申徽王見沛奏欲照德王例往祭中嶽嵩山之

神

上曰王藩屏為重且中獄不在封内未可輕動因貽書止之

○九月丙子徽王見沛奏河南左布政使徐恪擅革本府承奉司吏請治以罪

上以

祖訓條章并諸司職掌俱無承奉司吏典貽書諭王及各王知之

○弘治六年五月丁丑魯府鎮國將軍陽銖陽鑾請辭常祿以賑饑民

上曰陽銖等所奏誠義舉然常祿不必辭其降勅獎諭之

○弘治八年三月己丑德王以其妃劉氏薨奏請自往墳所看視及令世子祐榕春秋祭掃

上曰

皇祖訓戒子孫惓惓以謹出入為言墳所離國城遠豈宜數往今叔王塟妃宜止往視一次每歲春令世子祭掃

○弘治十一年四月辛卯雍王祐橒乞裁革衡州府稅課司及衡陽縣河泊所原設官吏而以二處歲辦課鈔則本府管業供祀下戶部議謂親王歲祿萬石足給公私之費而二衙門稅課例充本處文武官折俸此

祖宗成憲萬世不可改着宜勿許

上曰自今諸額辦錢糧衙門各王府不得請求著為令

○弘治十六年十月壬子給申懿王妃項氏養贍米歲一千石王無子又無旁支承繼故特優賜之

○弘治十七年二月甲寅賜晉王知烊書院額曰養德仍賜以五經四書性理大全等書從王請也

○五月己未魯府鎮國將軍陽銖奏天下疆宇如舊而人口增加地產之外更無餘利凡宗支之費養賢報功之典與夫廩祿軍國之用皆出於民將來供應無窮何以處分乞勅所司着令凡宗支請求地土及一應出辦於民者俱杜絕之

上曰各王府再不許分外陳乞田地課程等項若奸頑之徒投獻撥置而承奉長史等官不能以道匡輔者均罪

之

褒宗室

○弘治七年五月甲午代府靈丘王教授謝謙以王長子成鍜儒雅篤王存日日再問安無間風雨寒暑王有疾親嘗湯藥衣不解帶每籲天願以身代及王薨哀毀頓絕良久方蘇水漿不入口者四日寢苫枕塊未嘗少離喪次徒跣送塋行四十餘里畢結廬墓側有野獸如虎旋繞墓域後已毋命不得已乃歸請賜勑褒嘉或表以坊牌俾宗室知勸

上賜勑奬諭之曰爾以朝廷懿親克敦孝行比教授謝謙等具述其事來奏朕覽之良用嘉悅惟國家以孝治天

下凡臣民有孝行者必命有司旌異況宗室乎是用致書褒奬且以風勵諸藩同修美德爾尚移孝為忠益盡夾輔之功均享承平之福豈不美乎故諭

○弘治十一年五月己巳山西平陽府知府杜忠奏晉府西河靖恭王之子鎮國將軍鍾鉻鍾鈇俱有孝行幼喪父慟哭不食母妃蕭氏力勸乃止事母尤孝每食兄弟常侍側遇時物不奉不敢先嘗母嘗病兄弟焚香籲天乞以身代病果愈十年疾復作兄弟日夜侍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乃進及卒哀毀不食者三日將殯霖霂連朝殯出而霽道路觀者數萬人皆以為孝感所致嗣是守墓負土日夜號哭不還欲終喪庶母王夫人百方

勸之乃還仍撒衣草屨哭奠如初喪請旌表以為宗室勸禮部議謂宗室無立碑旌表例請如例賜勅奬諭從之

○弘治十五年五月丙戌楚府長史司以世子榮㳚孝行

聞

上致書楚王曰世子榮㳚天性至孝母妃周氏遘疾朝夕籲天求以身代居喪哀毀瘞時多雨祈晴即應奉終既至生事尤周侍寢問安承顏養志內外傳播人無間言夫孝者百行之本忠君使衆恒必由之況宗室懿親四方其訓風化所繫良亦匪輕用是致書叔祖其以朕意特諭世子重加褒奬以勵將來俾益懋孝誠永有令譽

惟叔祖亮之

○弘治十八年三月庚子周府輔國將軍同鈥請辭祿米三之二以助邊餉或留為賑貧之用户部覆議謂同鈥念及民貧邊虛欲辭常祿志節可嘉比之他府常祿之外累乞增賜者大有不侔班祿定制歲有常祿義不當辭宜降敕旌奬用彰令譽閑支祿米如故更通行各王府俾之互相勸勉以勵廉退之節長清儉之風從之

厚宗室

○弘治六年五月壬午代府庶人成鏊以輔國將軍坐罪革職八年無口糧至是疏母妻妾子女并己六人請照庶人口粮例支給養膳户部言六人歲得總數多於奉

國中尉是有罪者與無事等請用幼子女例人月給米一石歲絹一匹上不從命照例給之

○弘治十五年四月甲子秀懷王之女順義郡主為其子周鳳乞官兵部執不可上以王無後郡主又嘗育於宮中與他郡主不同特官鳳為錦衣衛所鎮撫不為例

遵舊制

○弘治元年九月壬午刑部尚書何喬新奏舊制提人勘事所遣人員必齎精微批文赴所在官司比號相符然後行事所司仍具由回奏有不同者執送京師此

祖宗防微杜漸之深意也而京城內外提人乃用駕帖既不合符真偽莫辨倘有姦人矯命誰則拒之請自今遣官出外仍給批文以防姦偽

上曰提人勘事必給精微批文以防奸宄乃祖宗舊制不可不遵所司有如例行之應給批時毋得稽誤

○弘治八年十月庚申禮部尚書倪岳等言永樂宣德間造各王府規制儉約近來務極宏麗傷財害民乞勑內官監今後凡造王府悉遵永樂宣德間式樣畫圖務從儉約以恤民困

上曰既永樂宣德間王府規制皆

祖宗所定誠宜遵奉所司其偹查以聞

○弘治十年十二月丁亥南京欽天監主簿諸昇奏曆法有差乞命大臣為總裁選通曉天文曆理之人改定曆法禮部覆奏國初更定大統曆頒行天下其法至精至密百餘年來凡以推步測候頒朔授時鮮聞有失若必欲更改歲差求合天度事體重大有非臣下所敢議者況私習天文律有明禁以故通曉曆法者亦未易見又昇所奏亦自有訛舛請治其罪

上曰曆法事重不必輕易更改諸昇姑宥之

○弘治十二年四月庚寅先是以內臺官奏撥錦衣衛餘丁百人執灑掃役人月給糧一石光祿寺仍日給直米

八合戶部尚書周經等奏以為不可
上以業已准行不允辛復之言
祖宗設立內臺典以內官職專占候不惟欲知災祥之便
又以閑防外臺之欺其地至密所以看守灑掃皆不使
外人得預獨與各監局異者蓋防微杜漸為久遠之慮
也況私習天文律有明禁今一旦增入外人名為看守
灑掃自與守者論之似為便利誠恐日復一日往來稔
熟奸者設心以潛伺愚者騰口以妄言鼓惑衆聽致誤
大事未免追究倡議之人故與其鈐束於後孰若痛絕
於初與其愛惜成命於一時孰若慎重成憲於萬世況
京操餘丁勞苦萬狀止支糧四斗今內臺應役有何勤

咨而廩食乃加厚至此恐失京操者之心異日或比例陳請太倉之粟廩費何有止極伏望收回成命仍禁自今不得違例奏請庶事體允當

曰內臺禁密之地誠不宜外人出入卿等所言有理餘丁俱革回原衛當差

厚勳臣

○弘治十三年三月乙卯朔初忠勇伯蔣信永樂中累功受封子善襲爵而卒無嗣有旨給其母夫人王氏養贍米月十石原賜莊田仍與其子孫耕種至是王氏亦命家人姚信等以信前賜誥券盔甲等物進繳因請仍存莊田以供祭祀

上命所司量給之

○弘治五年八月庚戌初定國公徐永寧祿米歲支本色千五百石折色千石成化初以久病閒住各減其半至是其妻叙先世功伐以請命與全支不為例

○弘治十六年十月癸卯南知句才壽祥以馬政廢弛停祿米壽祥奏本年祿已預支乞免追戶部議以明年照數補償上特命蠲之

議禮

○弘治二十三年十一月丁未

上勅諭禮部曰朕惟古者天子九廟而祖功宗德百世不祧其他則以次祧遷有常制焉恭惟我

太祖高皇帝混一區宇肇正綱常追祀德懿熙仁四祖同殿異位情文且稱列聖相承昭穆有序至于皇祖考英宗睿皇帝九廟已備茲者皇考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武宏德聖孝純皇帝山陵將畢升祔有期當定祧遷之制矧惟皇妣孝穆慈惠恭恪莊僖崇天承聖皇太后祔葬畢日宜有奉享神主之禮爾禮部其會文武大臣并詹事府國子監翰林院堂上左右春坊司經局及科道掌印官詳稽古制斟酌情文議處來聞務遵典禮足垂萬世用成朕尊

祖敬
親之大孝欽哉故諭

○弘治元年三月戊辰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恕言臣近陳愚見謂
皇上視學釋奠先師孔子當奠幣用樂爵當三獻分獻官當陪拜奉旨分獻官拜禮准行其餘仍舊臣竊又以為
我朝
列聖即位之後所行之禮有一行而不再舉者惟耕藉田及視學二事然耕藉田有奠幣三獻齋戒省牲之禮何獨與視學釋奠而乃不然乎昔
太宗文皇帝將視太學命禮部詳議禮儀尚書鄭賜言宋

制謁孔子服鞾袍再拜

太宗曰見先師禮不可簡必服皮弁行四拜禮其事載諸五倫書人以為太宗尊師重道之意超越前古今陛下釋奠先師而禮比先農則載諸史冊傳之萬世豈不為盛事哉命復下禮部會議於是禮部及詹事府國子監翰林院春坊等官言禮記凡學釋奠釋菜皆祭之畧者故以行禮而行釋奠則無幣差厚於釋菜之意即今天子視學所行是也以報功而行釋奠則有幣即今二丁所行是也三代之禮無所考漢祀孔子未行釋奠唐制天子北面跪祭周廣順二年車駕幸曲阜始拜奠祠

前宋大中祥符元年幸曲阜謁文宣廟始鞾袍再拜至我朝太宗皇帝視學躬行一奠四拜之禮尊師重道蔑以加矣列聖相承率循無改至成化元年始加牲用樂雖極尊崇之禮然既非釋奠之正又非釋奠之全卒致紛紛實由於此此則所謂有其舉之莫之敢廢者矣今恕言奠帛三獻之禮必須讀祝飲福受胙始為全備原無舊典固難擅行其欲比依先農之祀又係大明集禮所載洪武舊制亦難擅改宜但於視學之前致齋一日至期加幣一樂設而不作餘仍其舊

上曰尊先師當以禮成化初既有所舉今惟加幣用太牢

改分獻為分奠其餘儀物俱從永樂年例行

○十月戊申禮部奏去歲憲宗皇帝神主升祔懿祖皇帝神主奉祧而歲暮之祫當合毀廟之主而祭之安奉于德宗皇帝室內以俟後殿之成今者始行歲暮祫祭宜遣官祭告至期更奏祫祭事宜行翰林院改撰祝文及令太常寺至期陳設懿祖皇帝御座於太廟正殿之左熙祖皇帝之上衣冠等物同時陳設祭畢仍舊安奉著為

常典從之

○弘治十六年八月癸卯吏部尚書馬文昇言臣伏聞宣
德間有旨
仁祖忌辰諸司悉免奏事自
太祖至
仁宗生忌俱輟朝一日其後不知始於何時
仁祖忌辰照常奏事惟
太祖至
憲宗忌辰百官淺淡服色黑角帶朝廷亦出視朝鳴鐘鼓
奏事與親王及文武一品官病故輟朝事例反有不同
且與古禮未合又與

宣宗勅旨有進臣切思之旨
仁宗至
憲宗世有遠近服有隆殺臣愚欲自
仁祖忌辰至
英宗睿皇帝生辰日照舊視朝鳴鐘鼓百官淺淡服色黑
角帶奏事若遇
憲宗皇帝
孝穆皇太后忌日
皇上於
奉先等殿祭祀畢回宮不出視朝着淺淡服進素膳淵默
以居不預他事或如

宣宗聖旨曰
太祖至
憲宗生忌照例俱輟朝一日若遇
憲宗皇帝
孝穆皇太后忌日仍如臣前所擬而行
上令禮部稽考古禮詳議以聞禮部謂古禮經傳所載忌日謂親死之日則死日為忌而非謂生辰也其曰忌日不用不以此日為他事也曰忌日不樂是不可舉吉事也是則此日當專意於哀思父母其餘一切事務皆當不舉也文升所奏固為有見但奉有
先朝事例迄今見行不敢更易伏乞

聖明裁斷

上曰列聖忌辰已有旨淺淡服色視事矣

定樂

○弘治九年二月壬子太常寺奏釋奠先師孔子已准用天子之禮增為八佾之舞惟樂器之數尚用諸侯之樂似為未稱請增文廟樂器人數為七十二人如天子之制禮部因請行移所司如數置造仍通行天下并南京國子監一體遵行

上曰文廟饗祀用天子之禮而舞已加八佾樂器乃尚仍諸侯之舊則尊崇未至而情文亦有未備所言良是即

如擬行之以副朕崇奉先師之意

弘治十五年六月乙丑禮部覆奏吏部尚書馬文升訪名儒以正雅樂事謂我太祖皇帝嘗命儒臣考正八音修造樂器重定樂章其樂歌之詞多自裁定但迨今百三十餘年樂音不復校正中閒容有舛訛當釐正者近聞皇上命太常寺知音官於內府造大祀樂器以純金為鐘以西玉為磬其敬天尊祖之意至矣但是堯舜作樂以來鐘必用青銅磬必用靈璧石若用純金西玉為鐘磬恐其聲不可合衆音而不

足以感格神明且今大常之官恐亦不足以當制作器物律之任請如文升所言特勅禮部移文天下諸司博求中外臣工及山林畎畝有精曉音樂者以禮起送赴京禮部仍會同太常寺再加講論以求至當然後相與造樂器正樂音庶聖祖所定之樂可復於今日可傳於後世矣上嘉納之

興學

○弘治元年三月癸酉上視學行釋奠禮御彝倫堂授經於祭酒司業賜之坐講明日祭酒費誾率學官監生上表謝恩

上御奉天殿受之賜祭酒司業并三氏子孫及學官監生襲衣寶鈔等物有差明日祭酒復率學官監　謝恩

上賜勅勉勵之曰朕惟自古帝王本綱常以致治必以學校為首務焉學校所以明人倫也孔子述經垂教莫先乎此我

祖宗奄有寰宇建學育材文教誕敷治化旁洽肆朕繼統之初聿遵成憲擇日視學祇謁先師孔子退御彝倫堂聽講經書因以勸勵師生夫治本於道道載於經書所當講明而體行者舍綱常何以哉朕躬行圖治惟古帝王是期爾師生其亦以古之賢才自勵於經必究精微之奧於綱常倫理必盡其允蹈之功蘊之為德行措之

為事業大足以尊主庇民次足以修政立事罔俾濟濟之詠專美有周則我明治化將與唐虞於變時雍休匹矣欽哉故諭

○弘治八年十月庚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馬文升奏近年小民罔知禮義風俗日澆子詈其父弟毆其兄悟不為異竊其所由社學久廢人不讀書以致於斯宜修舉社學慎選教讀之人凡民弟子俱令入社學讀孝經小學并大誥俾知孝弟之道與當代之法禮部覆奏修舉社學已有著令請仍行各提學官舉行無致廢弛從之

○弘治十七年五月壬寅禮部覆奏監察御史何天衢去各處儒學生員多虛縻廩祿其起送歲貢者或虛應故

事請令巡按監察御史會同提學官三年一次通考在學生員列為上中下三等廩膳不諳文理者追糧爲民其每歲應貢生員不許以衰老殘疾者起送違者治罪

上曰今後各處提學官敢有仍循情姑息將衰老殘疾并不堪教養之人濫容在學及起送充貢者一體叅究黜罷

崇儒

○弘治三年五月己卯命河南孟縣建唐昌黎伯韓愈祠春秋致祭并修理墳墓從知縣巫儼奏也

○弘治六年十一月乙卯巡撫河南都御史徐恪奏宋范文正公仲淹并其子忠宣公純仁墓皆在河南府城東

南萬安山下屬傍近寺僧領祀事元末裔孫國儁及廷方自蘇再至展掃時守臣郭文舜等聞之乃為春秋致祭迨入國朝守土之臣襲而行之然未經奏請秩在祀典臣按仲淹為人剛大清純學問得於聖賢論說本於仁義勳業德望之盛一時罕見異時大儒朱熹亦謂傑出之才為第一流人物後之君子有志世用者莫不以為冠冕比之純仁世濟忠直秉道不回今其丘壠依然而歲時香火之奉顧於山僧野寺是賴此豈

聖明崇賢勵士之意哉

皇上即位以來嘉奬直言內外皆向風而趨固將比休隆古不屑乎慶曆之朝然宋史所稱感激論事奮不顧身

為一時士大夫風節之倡如仲淹者亦宜表章顯白以助清化且仲淹肄業從政之地如蘇州慶陽等處既皆有祠其體魄所藏之處不可獨缺乞命河南府於墓所建祠春秋致祭以子純仁配享永載祀典以風曉士類上以崇祀先賢事關風化命所司議行之

○弘治九年二月丁卯巡撫四川右副都御史馮俊奏故翰林學士承宋濂當

太祖高皇帝創業之初抱道隱處應徵而出日侍左右啓沃之功居多命輔儲貳導迪之蹟尤著當時大述作多經其手筆大議論咸賴以贊畫

太祖獨以真儒目之後致仕以孫慎坐法謫四川茂州卒

至夔州卒距今百有餘年沉淪幽壤聞者追悼乞敕禮部集議復其舊官顯加贈謚仍命有司春秋祭於墓所禮部議謂濂一代儒宗今不敢別議贈謚請仍依原學士承旨職事令有司就於墓新祠堂內春秋祭祀從之

○十二月己卯刑科給事中楊廉上疏言故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謚文清薛瑄蚤歲聞講性理諸書即契其所為詩文一意於宋諸儒之學晚年造詣益高進退之際大節尤偉所著讀書錄皆積年致思之所得有益學者乞行山西平陽府建祠賜額有司每歲春秋祀之仍下山東章丘縣取所刻讀書錄板本於國子監俾六儒諸生皆得摹印玩味倘

聖明萬幾之暇幸賜覽觀則於
聖學不無小補禮部覆奏
上曰薛瑄以性理之學繼宋諸儒後實我朝名儒卿等奏欲建祠秩祀并刊行文集悉准行其祠額特名正學

○弘治十三年二月庚子宋儒程顥十八代孫翰林院五經博士繼祖以二程祠堂日久傾壞兼逼近縈河恐致衝損乞賜地改建又守墳人役有司不肯全給并宋時原給贍墳地土多被人據占內亦有為縈河所渰沒産去而稅存着乞賜處分以稱
聖朝崇重先賢之意禮部覆奏請行令河南有司如繼祖所奏

上曰河南程氏有功于道學甚大繼祖所奏宜令所司量處以稱朕追崇先賢之意

○弘治十七年閏四月丁卯以重建闕里文廟成特命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李東陽往祭賜之勅曰比因闕里文廟燬於回祿爰命有司重建厥功既成茲遣卿往彼祭告夫先師道德萬世之所宗鼎新廟庭一代之盛典以故禋告之禮特委輔弼之臣卿其精白一心寅恭將事務期聖靈昭格以副朕隆師重道之懷事畢即星馳回京欽哉故勅

○丁亥

上御製重建闕里孔子廟碑文曰朕惟古之聖賢功德及

人天下後世立廟以祀者多矣然內而京師外而郡邑及其故鄉靡不有廟自天子至於郡邑長吏通得祀之而致其嚴且敬則惟孔子為然蓋孔子天縱之聖生當周季聖賢道否之日而不得其位以行乃歷考上古以來聖人之君天下者曰堯曰舜曰禹湯文武已行之迹并其至言要論定為六經以垂法後世自是凡有天下之君遵之則治違之則否蓋有不能易者真萬世帝王之師也故自漢祖過魯之祀之後多為之立廟沿及唐宋興明顯治之君屢作益遵而信之孔子之廟遂徧天下爵號王公禮視諸侯而加隆焉雖金元入主中國綱常掃地之時亦未嘗或廢蓋天理民彝之在人有不能

自泯也哉

聖祖高皇帝以至神大聖汛掃胡元植綱常於淪斁之餘武功方戢即遣人詣闕里祀孔子風示天下規度可謂宏遠矣

列聖相承益嚴祀事先後一軌曁我

皇考憲宗純皇帝詔增廟之舞佾為八籩豆為十二禮樂盡同於天子褒崇之典至是蓋無以加我朝百有餘年之太平端有自哉闕里有廟建自前代規制尤盛弘治己未六月燬於火朕聞之惕然特賜山東巡撫巡按暨布政按察司官聚財庀工為之重建越五年甲子正月工畢巡撫右副都御史徐源巡按監察御史陳璘以其

狀來上宏深壯麗視舊規有加朕懷乃慰既遣內閣輔臣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李東陽往告後具顛末為文俾勒之廟碑用照我

祖宗以來尊師重道之意并繫之詩曰聖人之生天豈偶然命之大君俾贊化權二帝三皇君焉克聖繼天立極道形於政大化既洽至治斯成巍巍蕩蕩渾乎難名周政不綱道隨時隆孔子聖人而不得位乃稽羣聖乃定六經萬世之師於焉足徵自漢而下數千餘歲褒典代加有隆無替於皇我

祖居正體元六經是師卓爾化原

列聖相承先後一揆逮及朕躬思弘前軌廟貌載崇祀事

孔程經言典訓彌謹彌敦俗化成治日升川至斯道之
光允垂萬世

大明孝宗敬皇帝寶訓卷之二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呂　本謹校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陳治本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臣朱　錫謹閲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呂胤昌

接大臣

○弘治十年三月甲子經筵畢

上遣太監韋泰至內閣召大學士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

至文華殿御榻前

上出各衙門題奏本曰與先生輩商量溥等每本擬定批

辭乃錄與片紙以進

上覽畢親批本面或更定三二字刪去一二句皆應手疾書畧無疑滯有山西巡撫官本

上曰此欲提問一副總兵何如溥等對曰此事輕副總兵恐不必提止提都指揮以下三人可也

上曰然邊情事重小官亦不可不提耳又禮部本擬一是字

上曰天下事亦大還看本內事情因取本閱之則曰是只須一是字足矣又一本健奏曰此本事多臣等將下細看擬奏

上曰就此商量豈不好又指餘本曰此皆常事不過該衙門知道耳因命左右而退蓋自即位以來宣召顧問實

自此始云

○弘治十三年五月丙辰命保國公朱暉鎮遠侯顧溥提督三千營惠安伯張偉提督神營溥仍提督團營新寧伯譚祐罷提督團營專提督神機營是ㄱ

上復召內閣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至平臺出兵部推舉各官疏逐名訪問面賜裁決仍命司禮監具紙筆親手書勅付兵部行之

○弘治十七年六月辛巳有自虜中逃回者報虜有異謀內閣具揭帖請會同司禮監及兵部尚書照成化年例於左順門譯審是日

上朝退召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至煖閣

上曰虜情譎詐可容切譯審大通事且勿使近前又曰邊關糧草須與劉大夏說用心整理皆應曰若健奏曰京營總兵須要得人

上曰往年如陳韶王鏞輩已退二三人矣健曰須用曾經戰陣者

上曰未必要經戰陣但要有謀畧耳東陽曰

聖諭甚當有謀畧與經戰陣者須兼用乃可耳但京營官軍有名無實前年選聽征一萬及再選一萬便不能及數矣

上曰軍士須管軍官撫䘏不可剝削東陽對曰誠如

聖諭但近年官軍做工太多既累身力又陪錢使用外衛

輸班皆過期不至正為此耳
上曰宣德以前軍士皆不做工內官監自有匠人東陽對
曰
皇上明見朝廷養軍本以拱衛京畿豈為工役今後工程
乞為減省養其銳氣庶緩急有濟
上曰然又曰壩上強盜十分猖獗可令劉大夏設法擒捕
北山又有靠山王者據險為惡輦轂近地不可不除此
患東陽曰昨兵部奏差指揮三人領官軍五百正謂壩
上強盜而一應諸賊併在其中矣
上曰先生輩是腹心大臣有事須說如昨日所進揭帖不
說時如何得知健等皆唯而退於是引自虜中回者審

之皆能漢語一人云聞有議者欲內犯三人云朶顏衛頭目阿兒乞蠻領三百人往北虜通和小王子與一小女寄養似有誘引入寇之跡各具揭帖以聞

○弘治十七年七月癸巳命工部左侍郎李燧大理寺右少卿吳一貫通政司左參議叢蘭經畧邊關燧等陛辭日

上朝退召至煖閣面諭曰邊關重事爾等往須用心整理官軍少處即為增補官員不職者奏來處治務圖經久不可虛應故事勅內該載不盡者聽爾幷便宜行事各

賜白金二十兩綵段二表裏鈔二千貫而出

○甲午時內閣奉旨擬差戶部右侍郎顧佐

上召大學士劉健等指佐名曰是當差幹事力量頗弱恐不能了此健等對曰戶部尚書秦紘行取尚未至左侍郎王儼可用但見署印故臣等擬差右侍郎

上曰王儼既掌印須留管家當顧佐亦不必動凡有事三人商議乃得停當可再推有才力者不必拘定戶部又曰各關可止用一人恐官多民擾皆對曰各關相隔甚遠非一人可了巡關監察御史亦是二人今若差郎中二人亦可耳退擬管倉戶部右侍郎陳清刑部右侍郎李士實以進而內批特用左副都御史閻仲宇通政使司右參議熊偉各賜勅遣之

○癸卯

上召大學士劉健等至煖閣諭曰劉宇在大同儘用心近又慮及潮河川難守欲行令鑿品字窖及以所製鐵子砲送與備用亦是為國可量與恩典以勵人心皆奏曰未知聖意是何恩典上曰可與賞賜皆應曰諾上又曰鑿窖製砲是劉宇獨奏今雖獨賞吳江陸誾亦皆用心防禦辛苦可併賞且降勑獎勵之又曰遼東張天祥事亦是大獄今欲令明白今天祥雖死張斌尚坐死罪昨張洪又訴寃柳健等皆對曰此事乃御史舉奏法司會勘張洪訴本又該都察院覆奏令御史審勘矣

上袖出東廠緝事揭帖云已令人密訪其情如此當時御史王獻臣止憑一指揮告誘殺情詞吳一貫等亦不曾親詣止憑參政寗舉等勘報事多不實今欲將一千人犯提解來京令三法司錦衣衛於午門前會問方見端的因以揭帖付健云將去整理健等退復言都察院本既以批出東廠揭帖又不可施行須待會勘至日再議次日太監陳寬蕭敬等於左順門傳旨令為施行健等再奏曰臣等非敢故違但成命已出猝然改命恐非事體且此事干證皆在彼處恐勞人動衆耳

上曰此乃大獄雖千人亦須來若事不明白邊將誰肯效死賞罰事重朕不敢私但欲得其情實若果係撲殺貪

功啓釁豈可縱之若果被譴須為伸雪

○弘治十七年八月丙子早朝畢

上起立召吏部尚書馬文升左侍郎焦芳左都御史戴珊右都御史史琳退至煖閣前面諭曰明年春天下官員

朝覲卿等宜預先訪察務秉至公以行黜陟御史開報賢否揭帖不可盡信往年嘗有奏擾者卿等仍須用心斟酌期於至當

上又謂文升曰卿聽得否蓋以文升年老重聽又復申諭之文升對曰

陛下留心政務

宗社蒼生之福也

上命左右扶文升下階而出自是每有政務時召諸大臣面諭因事論事從容詳悉動數十百言不能悉記家延接者皆感激奮勵宣召之際下至羣臣百執事莫不傾耳注目以為一代之盛典云

○弘治十八年二月戊辰

上早朝畢召戸兵工三部臣於奉天門面諭之曰方今生齒漸繁而民間戸口及軍伍匠役日就耗損此皆官司不能撫卹既清理無方以致逃亡流移脫漏埋没其弊非一爾該部又不能悉心究治因仍苟且徒事虛文可謂慢事矣宜各從長議處以聞

○四月辛未

上召大學士劉健等至煖閣諭曰戶部覆奏處置流民事推起復侍郎何鑑何以不會吏部健等對曰凡係本部承行事從前亦間有徑推者

上曰此前人不是吏部銓衡之職推舉人才乃其職掌若使會推他日不稱亦無後詞皆奏曰然則通行會議否

上曰處置流民是戶部事不須再會惟所推官員須會吏部耳

上在位久益明習國事亹亹數百言動中節會有不能悉記者議事之召訖于是呂不閱月而

大漸之命至矣嗚呼痛哉

○五月庚寅

已大漸曉刻遣司禮監太監戴義召內閣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甚急至乾清宮東煖閣御榻前上燕服坐龍牀御榻上健等入至牀下榻前叩頭問安上曰熱甚不可耐命左右取水以布拭舌既乃曰朕嗣祖宗大統一十八年今年三十六歲乃得此疾殆不能起

健等跪奏曰

皇上偶違和何以遽言及此臣等仰觀聖體神氣充溢萬壽無疆幸寬以調理

上自序卽位始末甚詳欲有所紀錄於是太監扶安李璋捧紙及硯義執朱筆跪于榻前陳寬蕭敬李榮跪于牀下

上命義書于片紙曰朕昔侍
太皇太后宮闈及長家
先皇厚恩選配昌國公張巒女為后於弘治四年九月二
〇十四日誕生皇子　冊立為皇太子正位東宮年已
長成主器婚配不可久虛禮宜擇配可於今年舉行皆
逐句宣授間有改易粲然成章書記
上執健手又曰先生輩輔導辛苦朕備知之又曰東宮聰
明但年尚幼先生輩可常常請他出來讀書輔導他做
箇好人健等皆飲泣對曰
東宮天性睿智今年儘勤學望
皇上寬心少慮以膺萬福語久

王音漸清及復告諭若不忍釋前後數百言不能悉記謹
識其大者如此時距
升遐僅一日而
聖諭諄切神思不亂蓋
聖性之涵養有素故始終之際一得其正云

優大臣

○弘治一年四月辛丑命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恕免午
朝凡大風雨雪日早朝亦免之以恕屢疏衰老乞致仕
也

○弘治四年正月乙未戶部尚書李敏乞歸養疾
上曰古者人君之待臣下病則予告至于大臣又命醫賜

藥恩禮尤厚蓋以君臣一體其情有不容已者卿今有疾宜在任調理不必求去太醫院即遣醫往視之

○弘治五年五月辛巳致仕太子少保禮部尚書鄒幹上疏言浙西水旱相仍民窮盜起請行蠲恤之政

上曰鄒幹雖致仕年老尚能為國憂民忠愛可嘉浙江布政司其具羊酒綵段即其家慰勞之

○八月己亥內閣大學士立濬復上疏乞致仕

上曰朕擢卿重任當勉圖盡職豈可累以疾求退今後凡大風并雨雪日俱免早朝

○弘治十一年七月癸亥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徐溥復以老疾乞致仕

上曰卿宿望重臣方隆倚任而屢以疾辭情甚懇切特茲俞允仍賜給驛遣官一員送回有司月給米五石歲撥夫八名應用復官其一子為中書舍人

○弘治十五年十一月丁丑賜內閣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玉帶各一束大紅織金衣三襲詹事兼學士等官吳寬等各帶一束大紅衣三襲三品以下各視品級遞加服色以東宮講讀勞也

○弘治十六年二月乙巳賜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大紅蟒衣各一襲內閣之賜蟒衣自此始

○弘治十六年十一月壬辰掌國子監事禮部右侍郎謝鐸奏臣祖母趙氏守節四十餘年未蒙旌表而歿請以

本身應得誥命移為旌表之恩禮部覆奏

上曰趙氏准與旌表鐸應得誥命仍給之

○弘治十七年十二月辛未吏部尚書馬文升乞致仕

上曰卿耆宿重臣方隆委任累乞休致已有旨不允考察在邇正宜盡心供職不必固辭大寒暑風雨免朝參

慎用人

○弘治元年三月乙丑命吏兵二部各疏兩京五府六部都察院等衙門堂上官及在外鎮守廵撫三司知府并分守守備官俱大書職名註其年籍歷任署節粘於文華殿壁以便觀覽自是以後二部每季各具揭帖以進有陞遷或事故去任者則揭去舊名以新除者補之

○七月辛卯兵部郎中陸容言近御馬監太監李良等乞陞都指揮王欽梁宏為都督僉事臣曾論其不可未蒙俞允續因科道論諫將欽等革職大小臣僚無不稱快然不立法以為善後計則異日小人貪冒干進近臣招權竊柄其乞陞傳陞之途又將有甚於今者乞將臣先以所言著為定令凡賢才之屈在下位者照舊薦舉羣小之營求乞陞者如法禁革所司不能奉公守法致有濫進者聽言官指實糾之以尊國體以正百官下吏兵二部覆奏今後文武大小官員有缺須從本部銓選推舉果有大材屈在下僚聽在廷大臣及在外撫按等官薦用更不許營求陞職其內外書辦等官有缺亦不許

奏乞量陞違者叅送法司不分原官有無俱發為民併坐舉者以罪若本部容情不叅致有濫進聽言官糾劾

上是其言命今後一應人員不許营求內外権要冒濫陞職違者重罪之

○弘治十七年五月丙午勅吏部都察院曰三年一次朝覲考察天下諸司官員甄別賢否明示黜陟此

祖宗法古圖治之盛典也比年以來考察之後羣議籍籍

奏訴紛紜盖因巡撫巡按官員開報考語多不得實而爾等詢訪稽察亦欠周詳勤敏有為廉直自持者或被屈抑貪黷無狀夤緣結納者或得苟為以致人無勸懲士風日壞夫生民之休戚係於有司之賢否有司之不

得其人則民被其害而愁苦怨嘆之聲上干和氣即今四方災異迭見水旱相仍率由於此朕方祗畏戒董正庶官在京羣僚已有所處其在外諸司官員明年正旦適當朝覲考察之期宜預行各巡撫巡按官將所屬司府州縣等衙門官員或才行卓異政績彰聞或貪酷害民老懦不職等項逐一從公開報爾等仍廣詢博訪備細參詳明白具奏黜陟若撫按官員仍前徇情率意開報不公指實參究併示黜罰爾等受茲重託宜精白一心秉持公道毋或有所偏徇務俾賢否精別黜陟大明庶幾澤被生民上回天意爾等其欽承之

儲材

弘治元年十二月丁巳兵部覆議禮科給事中王綸兵部郎中陸容言請令公侯伯都督應襲子孫十五歲以上三十歲以下者俱入國子監讀書皆為朝廷儲養將材之意然都督以下子孫已有例作養於武學惟公侯伯駙馬子孫宜如其言令國子監依監生讀書作課講書習禮成法行各家專官教之每歲間月一赴監考校文事間月一赴教場操練武藝若在閑公侯伯駙馬讀書并欲乞

聖明每季御武英殿則請自

聖裁

上曰公侯駙馬伯子孫令讀書習禮將來朝廷庶幾得世

臣之用宜悉如所奏行在閒侯伯駙馬隨操其仍議處以聞御殿詢訪朕自處置

○弘治六年四月甲辰大學士徐溥等言比給事中徐旦建議欲選新進士改庶吉士入翰林院讀書惟庶吉士之選自永樂二年以來或間科一選或連科屢選或數科不選或令三科同選初無定限每科選用或內閣自選或禮部選送或會吏部同選或限年歲或拘地方或採譽望或就廷試卷中查出或別出題考試亦無定制自古帝王皆以文章關乎氣運而儲才於館閣以教養之本朝所以儲養之者自及第進士之外止有庶吉士一途凡華國之文與輔世之佐咸有賴於斯然而或選

或否則有才者未必皆選而所選者又未必皆才若更拘於地方年歲則是已成之才或棄而不用而所教者又未必皆有成請自今已後立為定制一次開科一次選用待新進士分撥各衙門辦事之後俾其中有志學古者各錄其平日所作文字如論策詩賦序記之類限十五篇以上於一月之內赴禮部呈獻禮部閱試訖編號封送翰林院考訂其中詞藻文理有可取者按號行取本部仍將各人試卷記號糊名封送照例於東閣前出題考試其所試之卷與所投之文相稱即收以預選若其詞意鈎棘而詭僻者不在取例中間有年二十五以下果有過人資質雖無宿構文字能於此一月之間

有新作五篇以上亦許投試若果筆路頗通其學可進亦在備選之數每科不必多選所選不過二十人每選不必多留所留不過三五輩如此則所選皆多是巳夷之才有所論撰便堪供事將來成就必有足賴者如是則預列者無徇私之弊不預者息造言之謗臣等皆出此途引進後賢儲之館閣以報國厚恩乃其職也疏入

上納之命今後內閣仍同吏禮二部考選

明賞罰

○弘治元年二月巳亥兵部奏凡擒獲妖言者自成化十四年奏准以後止給賞不陞然例前得陞者至今世襲則過於冗濫例後有功者全不得陞又無以示勸宜量

為斟酌其已陞者承襲時人文到部并優給曾經減革者須斟當時所獲如情罪深重已正典刑者准承襲一輩以後照例減革其罪不至死者止還原舊職役不得承襲繼今報功者亦宜論其所獲情犯重輕以為陞賞應襲者俱照前例

上曰擒捕妖言本以止亂但人利陞官多肆媒孽未免濫及無辜不可不禁承襲者照今擬行以後擒獲妖言者止照十四年給賞

○弘治二年五月壬戌修築盧溝橋成內官監太監李湯乞陞文思院副使潘俊等官吏部尚書王恕言官匠營造乃其職分成化初年以前修河築隄並無陞官事例

至十九年以後修築盧溝橋決口恭順夫人大慈恩寺殿宇始濫陞匠官并欽天監太醫院等衙門官日增月益大壞名器比因科道之言一切罷去識者以為太平盛事今一旦復濫陞如舊人其謂何比者營先帝山陵所役軍匠至四萬人亦未有陞職者此役較之山陵不及三分之一顧欲妄濫陞官甚失輕重之序況修城等役今方並興若俱照例其為冗濫又復如前日矣豈不為新政之累

上從其言命給賞有差

○弘治十年二月庚寅巡撫鳳陽等處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蕙奏致仕六安州知州劉鎰河南羅山縣人前在

州四年積預備倉糧餘十萬石後致仕適連歲荒歉州民賴倉糧存濟者甚衆請畧加旌異

上曰鎰雖致仕餘惠在民其仍進階奉政大夫以勸爲民牧者

選將材

○弘治元年三月戊子兵部會官議上監察御史陳璧所奏選將實兵事謂兩京坐營把總等官及羣臣原保舉將材官共五百六十餘員分爲三等一等百二十一員二等二百九十五員三等六十八員令皆缺隨才具奏任用宜黜退者八十四員請令帶俸復原職

上曰各官雖已經評議至舉用時仍令官推選毋得濫授

〇弘治十五年八月丙寅吏科給事中李祿奏今之將帥多出閥閱兵事武藝無所師資一旦付以重柄恐不勝任乞擇文職大臣通兵書者專任教養之責下兵部以武臣子弟內有武學外有府衛州縣學各有師儒訓誨又以部官憲臣提督閱試但恐奉行者未至不必更設官專理

上是之止令提調等官嚴以教之務得真才不可視為故事

惜人才

〇弘治六年正月己丑吏部都察院會同考察天下布按二司及府州縣等官年老有疾并罷軟不謹貪酷才力

不及者共一千四百員又雜職一千一百三十五員請知例罷黜并調用

上曰諸考退官俱照舊例行其方面知府仍指陳老疾等項實跡以聞毋虛文泛言以致枉人府州以下有到任未及三年者亦通查具奏既而尚書王恕等各開具上請且言府州以下官勤慎盡職者固多貪鄙無用者不少貪鄙無用者留一日則民受一日之殃若必待三年而後黜之於彼則固當感激於民則未免怨嗟昔人有言一家哭何如一路哭此殃民誤事官雖年淺亦不可不黜也

上曰人才難得事貴得實人貴改過

祖宗愛惜人才凡百官考滿初任再任有平常不稱者俱令復職必待九年然後黜降今或因一人無根之言而遽革其積勤所得之官使之泯黙不敢伸理是豈治世所宜有爾等皆因襲舊弊不能改正今姑從所開具者處之其方面知府年老未滿六十有疾不妨治事素行不謹在陞任之先及見任不謹罷輭無為非本官訪有實跡或有巡撫巡按只是一處開報并其餘官員到任未及二年非老疾貪酷顯著俱留治事今後朝覲之年先期行文布按二司考合屬巡撫巡按考方面年終具奏行下該衙門立案待來朝日從公詳審考察如有不公許其伸理其科道官必待吏部考察後有失當者方

許指名糾劾

○弘治八年三月庚子巡撫山東都御史熊翀巡按御史王槐奉例考察請黜老疾不謹并有疾罷軟等官沂州知州孫昌等九員吏部覆請如所奏命老疾不謹者准致仕閑住其有疾未老并罷軟者仍查到任年月久近以聞吏部因具上各官歷任年月

上曰到任未及二年者姑留辦事人才能否須歷任稍久方見今後有如此奏黜者本部其酌量再奏

○四月壬戌六科十三道各上疏言我朝朝覲考察其法最為精盡蓋委之巡撫巡按俾報其貪否又參之布按二司及直隸州郡之長俾究其實吏部都察院又跡其

歲報殿最以為朝覲去留之據如有不當者則朝野得以非之科道得以劾之其不才者豈容幸免而才能者亦豈致冤抑近弘治六年朝覲吏部既會都察院考察繼奉

聖旨今後三年朝覲先期行文布按二司考合屬巡撫巡按考方面年終具奏行部院立案待來朝日從公詳審考察如有不公許其伸理臣等伏讀明詔誠有以知

皇上愛惜人才慎重黜陟之意但人心巧偽所宜深慮如止委二司考合屬則恐未足以盡訪察之公如部院將所奏立案施行復恐致泄漏疎虞之弊如許考退者復恣行伸理攻訐則羣邪橫議之門何以塞之明年朝覲

又當考察乞一依弘治三年以前故事而加之以至公至審行之天下幸甚吏部及都察院因奉旨會議覆奏

上曰人才固不可輕進尤不可輕退苟不得其真所損多矣今後考察黜退官員務從公詢訪必得實跡不可輕信偏聽以致枉人

○弘治九年正月戊申吏科都給事中季源監察御史吳裕等上疏言近日吏部考黜不職官員有漏網者如府尹冀綺及按察使等官趙鶴齡等十人之不謹知府喬縉等二人之老疾亦宜黜退吏部復會都察院具各官歷年考語以聞

上以各官考語無不謹貪酷字俱留辦事

○弘治十年七月庚子巡撫山東都御史熊翀及巡按御史王一言奏例考察老疾不謹等官按察司副使廖中等三十八員命老疾者致仕素行不謹冠帶閑住有疾并罷軟者吏部仍查其到任年月久近開奏吏部奏上

上曰人才能否須歷任稍久方見到任未及二年者仍留辦事今後各處有奏來黜退者爾吏部仍酌量覆奏於是吏部復奏留兗州府檢校蔣義等四員從之

杜幸進

○弘治元年六月戊午降提督勇士中軍都督府都督僉事王欽梁宏為都指揮僉事先是欽宏因太監李良乞陞前職科道官交章劾奏已得旨欽等職領禁兵難同

其餘成命已定不可復易至是科道官復上奏以為天
下治亂之機在於人主之好惡好惡之端在於謹始伏
惟
皇上登崇俊乂廣開言路可謂有其始矣夫何王欽梁宏
奔競無耻百計營謀以驟得擢用則於維新之政未免
有傷且禁兵重任都督重職必文武兼備德器老成者
方可委付今欽宏皆鄙俗武夫豈堪是任伏望收回成
命以杜幸進之門則名器不濫矣
上曰朝廷用人多是推舉王欽等既不應驟陞革去都督
仍令照舊管事

○弘治三年十二月癸酉匠官杜宏等四十人先以販賣

石等罪爲科道所劾發邊遠充軍爲民或調衛至是復假託求復用兵部執不可

上曰杜宏等造作奇巧多盜內府庫物又濫陞官職罪宜死已從輕處治今復敢營求取用不許

○弘治四年二月辛亥吏部左侍郎彭韶言比多有無功之人夤緣請謁授以千百戶等官甚至有乞恩承襲都指揮者不特武職文職亦有之或以修城微勞而陞匠官或以傳奉罷革而遷良醫又有中書考滿超陞三級者伏望

陛下重視名器愛惜廩祿勿爲小官爲可與勿謂雜流爲無害嚴加杜絕痛與釐正庶幾少救其弊

上曰爵位名器國家所重誠不宜太濫今爾所言朕已知之矣

求言

○成化二十三年九月壬寅

上即位頒詔于天下曰給事中御史職當言路凡朝廷政事得失天下軍民利害許直言無隱文武官員貪暴姦邪者許指陳實跡糾劾

○弘治元年三月辛卯壽州知州劉槩奏謂國之言猶身之脉言路通則天下安塞則天下危凡默默固寵者乃佞臣不忠之利非社稷之福古之有天下聖不諱愚存不諱亡而汲汲以求言者為是故也臣願凡百缺失利

病許諸人皆得直言至於臺諫之職宜加寵重聽其彈劾糾察或有小過宜優容以壯直氣復時御便殿召博通經術之士講論當世之務蓋直言不諱之路廣則骨鯁謇諤之士充滿班行盡忠如趨利論政如訴寃有過必知有讒必見上下情洽而朝廷清明矣

上納之

○弘治十年三月辛亥禮部奏邇者山西陝西天鳴地震星隕京師去冬烜燠無雪火災疊見今春狂風陰霾日精無光山東以南亢陽爲虐二麥無成請通行內外諸司省躬思咎勉盡職務仍遣大臣祭告

天地

社稷山川及在外諸司各禱于封内山川
上曰兩京文武羣臣并科道官宜體朕心同加修省事有當言者直言無隱在外鎮巡三司等官令一體遵行其在京大小不職科道官具實奏聞在外者巡按御史具實奏處

○弘治十一年十月丁亥以清寧宫災勑諭文武羣臣朕惟天道人事相爲流通感應之機捷於影響甚可畏也邇者
上天示戒災異頻仍乃弘治十一年十月十二日清寧宫災中夜達旦朕心驚懼寢食靡寧慮有愆違上干和氣循省數日莫究所由兹特齋心竭誠遣官祭告

天地
太廟
社稷山川爾文武羣臣有官守言責皆與朕共天職者宜各省躬思咎去垢滌污殫心効力毋得因循怠玩若罔聞知凡百司弊政姦貪顯跡及一應軍民利病皆直切指陳無有所隱以助朕勵精之治答
上天仁愛之心綿國家億萬載隆長之作欽哉故諭

聽言

○弘治元年閏正月庚午吏部右侍郎楊守陳言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夫堯舜之道一精於一執中堯舜之得於內者深詢岳達聰堯舜之資于

外者博

陛下儼然端拱朗誦經書未嘗降一辭問儒臣亦肅然進退畧陳訓詁未嘗進一詳說則理欲危微之辨何由而明知行精一之功何由而盡臣恐得於內者未如堯舜之深也今

陛下朝時之所接見者惟大臣之風儀至於君子小人之情狀小官遠臣之才貌何由識之退朝之所閱覽者惟百官之題奏至於諸司之條例羣吏之情弊何見之宮中之聽信者惟內臣之詞說至於千官百職之正論六軍萬姓之煩言何由聞之臣恐資於外者未如堯舜之博也伏望

陛下遵用
祖宗舊制仍開大小經筵以講學常御早午二朝以聽政其大經筵及早朝即如舊儀若小講則必擇端介博雅之儒臣侍班進講凡所未明曲加解喻而於義理政事興亡治亂必一一講之精而無疑乃可行之篤而無懈凡經史及
祖宗典訓百官題奏皆聚之文華後殿日輪内閣大臣一人講官二人居前殿之右廂或有奇奥即令解對
陛下必御文華殿之時多處乾清宮之時少使欲寡而心清惑少而理明則其得於内者深而出治之本立矣至若午朝則

陛下御文華門各堂上并六科皆侍其御史郎中等官有事已具本者皆進揭帖畧節至是口奏陛下詢其事情條例而裁決之凡鎮巡方面及府衛正官有自任來見者皆條列地方之事畧節口奏陛下令諸司承旨而議行有辭赴任者隨其地方職業而戒諭之若有大政則召內閣及府部大臣於文華殿會議必人人盡其謀事事求其當其餘章疏止召內閣面議可否其各官奏對之餘及辭見之際陛下宜俯降詞色而於時政人才民瘼士俗無一不詢無一不知使賢才常集於目前視聽不偏於左右則資於外者博而致治之綱舉矣若但如近世日講視朝虛應

故事凡百章奏皆付內監條旨批答則未有本不立而末能茂綱不舉而目能張者也

上曰所言皆朝廷切務朕當舉行

○弘治二年四月乙未兵科都給事中夏祚等言致仕都督同知袁彬近嘗為其子都指揮勳奏乞任用科道交章劾奏已得旨令勳錦衣衛帶俸不許管事今甫一歲彬復為辯希求進用乞斥絕之

上曰既汝等累有論列袁勳令帶俸如故

○弘治四年十二月甲子內閣大學士丘濬言禮經有之事君必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此古昔明君賢相所以交相孚契於初進之始委任責成於既用之日

卒能踐其言以成治功也臣所進大學衍義補一書實自幼殫力竭神以成者今蒙

明主不棄進臣內閣預聞机務正臣書遭逢施用之日也請即是以為先資而備以臣一身自頂至踵以為九重之獻此書鑿鑿乎皆古人已行之實事非若鄭康成之訓經義泛濫無益王安石之假經言紛更變亂其中所載雖皆前代之事而於今日急先要務尤加意焉臣年踰七十鐘鳴漏盡所餘無幾時否則將有後時之悔請擇書中切要之語今日可行者芟繁會綴以為奏章酌量先後次序陸續上獻乞賜御札會同內閣二三儒臣斟酌處置擬為詔旨傳出該部施行或有窒礙或姑留

俟後時或發下再加研審臣決不敢護短求勝果於必行掠取一已虛名以誤國家大計

上曰謨猷入告乃大臣職任卿究心當世之務久矣今將有言其即具疏以聞朕將采而行之

○弘治七年六月癸亥工部奏近有旨令各處訪取善擊造銅鼓者惟銅鼓出於西南夷所制非朝廷之上所宜用今各處災傷方徹樂減膳之時豈宜復造制外之器以駭人心而累

聖德命已之

○弘治八年十月丁丑占城國王古來奏其國累被安南侵地殺人不已因遣從子沙古性詣闕請命大臣往為

講解詞甚哀下廷臣集議謂故事無遣大臣為外夷講和者請下兩廣守臣移文安南諭令敦睦隣好返其侵地兼諭古來撫綏人民脩飭武備為自立之計事定令兩國各具實以聞議上

上意欲遣官大學士徐溥等言春秋傳曰王者不治夷狄蓋馭夷之法與治内不同安南雖奉正朔修職貢終是外夷恃險負固違越侵犯之事往往有之累朝

列聖大度兼包不以為意若占城尤小而疏今若降勅遣官遠至其國徒掉口舌難施威力海島茫茫無從勘驗彼豈能翻然改悔舉數十年之利一旦棄之小必掩過飾非大或執迷抗令致虧國體貽患地方當此之時何

以為處若置而不問則損威愈多若問罪興師則後患愈大況今國計之虛實何如兵馬之强弱何如而欲費不貲之財涉不毛之地為無益之舉尤不可也蓋夷狄相攻乃其常性今占城名號如故朝貢如故境土侵奪有無誠偽尚未可知情雖可矜理難盡許但令有司行文諭之足矣何必上廑聖慮特為遣官況朝廷大事未有不詢於羣臣者今衆口一辭以為未可臣等居密勿之地膺腹心之託若不為皇上言之萬一事有乖張死莫能贖所以不避煩瀆者實為宗社生民計非敢苟同於衆也如時勢可為事理無害臣

等自當贊
皇上行之何敢故為此逆耳之言哉
上嘉納之遂從衆議

○十二月甲寅內閣大學士徐溥等奏近司禮監傳示
聖諭遣出祭三清樂章令臣等改補進呈臣等謹按天子祀天地天者至尊無對盡天下之物不足以報其德惟誠意可以格之故禮以少為貴物以簡為誠祭不過南郊時不過孟春牲不過一牛書曰黷於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正此謂也漢祀五帝儒者尚非之以為天止一天豈有五帝況三清者乃道家邪妄之說謂一天之上有三大帝至以周時柱下史李耳當之是

以人鬼而加于天之上理之所必無者也若夫樂器之清濁樂音之高下制度節奏毫釐之際不容少差差則反以召禍況褻為時俗詞曲以享神明褻尤甚以此獲福又豈有是理哉我朝

天地合祭祭用正月皆

太祖所親定樂器樂章皆

太祖所親製足以傳之萬世當此之時豈有三清之祭俗曲之音今所進出樂章雖云出于永樂大典蓋是書之作博采兼收欲以盡天下之事初未聞以此施之朝廷見諸行事以為後世法也

陛下純誠至孝嗣統守成一以

太祖為法以上追二帝三王之盛不宜以黷禮事

天臣等讀儒書窮聖道道家邪妄之說未嘗究心至于鄙褻詞曲尤所不習不當以非道事

陛下所連日憂惶不敢奉命者實不願

陛下為此舉也近數月來凡奉中旨處分其合理者自當仰承德意不敢違越間於民情有干治體相礙亦不敢苟且應命以誤

陛下未免封還執奏至再至三迹似違忤情實忠愛似此者多非但樂章一事而已疏入

上嘉納之

○弘治十年二月甲戌內閣大學士徐溥等奏臣等伏覩

陛下臨御之初講學修德敬
天勤民無所不至天下之人皆以為堯舜之治可指日而俟也近年以來視朝漸遲臣等已嘗屢言不敢瀆論內殿奏事舊制每日二次若有緊急事情不時開奏今止一次遂以為常批答之出動經累日各衙門題奏本或稽留數月或竟不發出事多壅滯不得即行且本朝
列聖時常面召儒臣咨議政事今朝參之外不得一望
天顏所以通達下情者惟在奏章又不以時斷決其於政體實為有礙至於經筵日講所以明義理是非之端陳古今治亂之迹成就君德裨益治道惟在於此今每歲
進講不過數日校之初政似有不同臣等切聞人君之

心必有繫正士既疎則邪說得以乘間而入向來頗聞有以修齋設醮燒丹煉藥之說進者夫齋醮之事乃異端惑世求利之術聖主之所必禁至若燒煉之事其害尤慘蓋金石之藥性多酷烈一入腸腑為禍百端今龍虎山上清宫神樂觀祖師殿及内府番經廠皆焚燬無遺神如有靈何不自保

天厭其偽亦已甚明況依方而煉計日而待所成者何丹所驗者何藥如其無效則

聖明所照亦可以洞悟矣若親儒臣明正道行善政自足以感召嘉祥培益

聖壽永享和平之福何假於彼異端之說哉唐相李絳有

言憂先於事以無憂事至而憂無益於事今承平日久溺於宴安目前觀之似乎無事然工役繁興科派疊出財穀耗竭兵馬罷敝生民困窮日甚一日愁歎之聲上干和氣四方奏報災異殆無虛月將然之患誠為可憂

陛下深居九重而言路之臣皆畏罪隱默臣等若復不言誰肯為

陛下言者伏願

陛下嚴早朝之節復奏事之期勤講學之功優接下之禮遠邪佞之人斥誣罔之說則

聖德日新聖政日理億萬年太平之業可保無虞矣奏入

上嘉納之時李廣以修煉服食之說進中外以為憂而無敢言者故溥等及之

○弘治十三年五月丁卯五府六部等衙門奏近者欽天監奏彗星雲南奏地震邊方奏虜情

皇上因禮部之言下詔修省臣等會議條陳十八事曰早視朝勤聽政汰冗員節財用省差遣處莊田清鹽法申禁例修武備壯軍威恤官軍止織造恤邊民停改造惜供應黜異端警驕惰防詐偽伏望

皇上一一體而行之

上曰卿等所言切中時弊早視朝勤聽政朕自有處置汰冗員節財用省差遣處莊田清塩法止織造恤邊民停

改造點異端各衙門查奏定奪其餘俱准行

○弘治十七年五月乙卯内閣大學士李東陽還自闕里上疏言臣備員內閣叨任腹心左右輔導乃其常職比者欽承使命遠涉川陸有所聞見不敢緘默謹披瀝肝膽為

陛下言之臣自四月以來經過東河天津一適遇天時亢旱風霾屢作夏麥枯死秋田未種運舟不至客船稀少曳纜之夫身無完衣荷鍬之人面有菜色極目四望可為寒心臨清安平等處盜賊縱橫殺人劫財者在在而是傳聞青州劫奪尤甚各該地方官員隨捕隨發各處回賊百十成羣白晝公行出沒無忌又聞南來人言淮

揚諸府十分狼狽或掘食死人或賤賣生口流移搶掠各自逃生運糧官軍般壩剝淺艱辛萬倍人心惶惶無知所措以至江南浙東荒歉之地方數千里朝廷雖差官賑濟減耗折糧折東補西得不償失且民戶消耗軍伍空虛官軍無旬月之儲俸糧有累年之欠夫東南為財賦所出一歲之荒已至於此北地貧薄素無積蓄今年再歉則將何以堪之國家承平富庶百有餘年一時之荒已不堪處設有不測又將何以處之言及於斯可為痛哭臣本庸愚生長郡邑曩於成化年間省祭原籍公幹南京再經此地始知民生愁苦之狀郡縣凋敝之由以今校昔十倍於前則臣雖久處官曹日理章疏備

有不得其詳者仰惟
陛下聰明睿智卓冠羣倫而居於九重之上深宮之內小臣百執事知之而不敢言言之而不敢盡細微幽隱之故豈得而盡聞之亦豈得而盡信之哉臣常訪之道路詢之官吏皆言糧草稅課歲無常額而冗食太衆國用無經差役頻繁科派重疊木植顏料凡百之物歲無虛月內府錢糧交納使用更無紀極京城修造前後相仍做工軍士累力賠錢每遇班操寧死不赴勢家巨室田連州縣徵科過度請乞無厭親王之國供億之費每至二三十萬修齋掛袍開山取礦作無益以害有益者間復有之加以貪官酷吏肆虐為姦民力困窮嗟怨交作

天災疊降固有由然他如游手之徒號稱皇親名目附搭鹽船聲言各處馬頭起盖店房網羅商税緣國家建都于北仰給南方商賈驚疑大非細故織造内官縱使羣小採打閘河官吏趕捉買賣居民騷擾動地又臣所目擊者在途如此則彼可知若此之類未易枚舉臣聞天下之患常在於上下之情不通今閭閻之情郡縣不得而知也郡縣之情廟堂不得而知也廟堂之情九重亦不得而知也是皆始於容隱而成於蒙蔽容隱之端甚小而蒙蔽之禍甚深大壞極弊皆由於此臣既盡知而不盡言恐陛下終不得而知也臣竊以為今日之民生疲弊已深而

國家之匱乏已極若事事而蠲之則不可盡免時時而賑之則不可勝給臣請以所見喻之節用度如開河然節一分則上有一分之益廣儲蓄如源泉然積一分則下有一分之利惟在聖心一轉移之間而已臣在山東伏聞陛下以災異屢見戒飭羣臣痛加修省又特降綸音令各衙門開查弊政遠近歡動歌頌聖明以為太平之幾端在於此臣竊念往時詔旨頻降章疏畢陳而事關內府貴戚每為掣肘如去年户部等衙門後府等衙門今年兵部等衙門會奏事件及吏兵二部查奏傳奉乞恩各一本皆經時閱歲不賜施行臣恐

今次所開又成故紙如
聖諭所謂虛應故事者則民情何時而慰天變何時而弭
乎伏望
陛下廓離照之明奮乾綱之斷查照前項節次奉本催督
今次開具事情凡民情時弊有當興當革者詳加採擇
期在必行尤望躬行節儉力省浮費惜無名之官賞停
無益之工作以先天下以慰生民則變歉成豐化災為
福可以延
宗社萬萬年無疆之休矣臣燮理無狀輔導罔功凡臣所
陳弊政皆臣之責除別疏自劾外謹具此以聞
上曰卿所言深切時弊足見憂國至意事當行者所司查

議明白開具聞奏

褒忠節

○弘治二年十二月辛卯致仕應天府府尹于冕奏乞贈謚其父謙幷移祠宇於祖塋賜與祠額祭文事下禮部覆奏謂古今忠義之臣能為國家建大議決大事而成非常之功者生則有旌擢之恩沒則有褒恤之典非特酬其一時之功實以為後來人臣之勸也故少保兵部尚書于謙當正統十四年虜寇犯順中外危懼而能奮其忠義衛安
宗社一時修武備靖疆域之功固多其間斥和議立團營立功尤大已用言者准令立祠致祭今冕奏年老無嗣

恐後頹廢乞憫其情勑令有司移杭民所建祠宇於墳所賜與祠額祭文加增一祭春秋行禮仍如詔書例給夫守視復其雜徭

上曰謙能安社稷以遏寇畧其定國捍患之績大矣中罹權奸之害先帝已嘗詔雪優加褒恤然不使之廟食於後猶未足為國效忠者勸其祠額可賜曰旌功加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謚忠愍

○弘治三年十月辛亥直隷安慶府知府徐傑等奏郡治東有祠祀元封幽國公謚忠宣余闕而守臣韓建不與焉臣考余闕所著大節堂記有曰宗正郎中韓建守安

憂其政清靖盜來攻者十有一次大小百餘戰皆敗之闕在道聞城陷比至乃完問諸故老皆曰韓君完我郡治西至懷寧灊山大湖賴建以為根本而無叛意東至於池及姑孰數郡賴建以為藩屏而無死傷之禍闕至與建併力殲之盜乃去因名其廳事曰大節堂復考元史并闕死節本末皆言總官韓建舉家被殺建方卧疾罵賊不屈賊執之以去不知所終臣竊以為建在當時力攻固守其大節如被執之際病不可為且罵賊求死其不屈如此且建守於前闕繼於後實為一體而建精忠大節與闕亦相頡頏闕在先朝久列祀典建獨漠然似非表忠勸德之義禮部覆奏謂宜於闕祠内增設建

神主一位祔享令本府歲時一體致祭從之

○弘治五年十二月辛丑禮部覆奏戶科給事中王璽所陳褒忠節事課宋季四川合州守臣王堅張珏當北虜猖獗時先後保障有功堅後遷寧遠節度使益勵臣節珏遷制置使城陷竟不屈而死乞建祠秩祀以彰忠節請下所司覆實於本州鄉賢祠祔祭從之

○弘治六年三月己巳故廣西布政司參議馬鉉征古田獞獞為賊所殺其子效才上疏乞贈父官并量加錄用吏部覆奏

上曰國家於死事之臣必加褒恤其遇敵禦寇死於鋒刃者尤可憫悼焉鉉可特贈布政司右參政賜以誥命遣

官諭祭仍令其子效才為國子監生以為後勸

○弘治七年三月辛亥刑科給事中林霄成化中奉詔使暹羅歿於其國至是其子菲援例乞讀書國子監以自效

上曰以死勤事古人所恤林霄奉使歿於萬里外情亦可憫其子菲奏欲送監讀書非尋常濫乞恩澤者比特允之

○弘治九年十二月己丑巡撫甘肅都御史許進等言故伏羌伯毛忠自永樂至成化間躬歷行陣累立奇功由百戶歷陞指揮都督充參將副總兵鎮守甘肅嘗於鎮番古浪等處擒斬番夷涼州城外征剿達賊錫封伯爵

後叛賊滿四等作亂忠統軍征剿與姪孫毛鎧等奮勇先登一門三人同死鋒鏑臣嘗聞其涼州之戰與敵晝夜相持矢盡力疲士卒皆謂必死而忠感激諭衆殊死血戰卒全師而還西賊歎服降者甚衆至於石城之戰尤能奮勇奪險身死之後賊亦剿平向日隨戰老卒偏悉其情每時言及無不流涕凡遇調發出境皆相聚叩靈乞庇今見

聖朝賜立忠義坊表無不歡呼稱嘆獨廟祀一事未蒙舉行乞於甘州城東建祠一所仍以忠義為名行令所司春秋致祭庶死者得以慰安生者有所激勸禮部覆奏

上曰毛忠既有功於甘州又一門三人同死鋒鏑可即其

地建祠祀之其祠額可名武勇

○弘治十年九月丁未巡按四川監察御史榮華以蜀漢北地王諶為國死節無愧于昭烈之胤乞令仍舊封號春秋陪享于昭烈之廟從之

○弘治十二年正月庚寅浙江錢塘縣民岳華奏其十三世祖宋武穆王飛墓田在杭州西湖者為僧永言等所侵占禮部請移文究治禁約
上曰飛在宋室忠烈可嘉墓田准令有司究治理之

○弘治十五年四月乙巳廣東布政司左布政使周孟言宋丞相文天祥當胡元侵擾君臣播遷致仕家居應詔勤王開督府而召英雄集鄉兵以圖興復一時慕忠效

義之士趙時賞等四十餘人亦皆奔走助順上下一心具載史冊今天祥已秩祀典而時賞等未獲表章乞下江西廬陵縣為天祥建忠義廟配諸賢于左右有司歲春秋致祭庶以為事君者勸禮部覆奏從之

○辛未國子監監生裴春奏宋丞相江萬里立朝為姦相賈似道所忌出知福州遂致仕家居嘗勉文天祥以世道之責後元兵陷饒州萬里及其子鎬并左右數人俱不忍負國競投止水池以死乞下有司秩于祀典以為節義之勸禮部覆奏請令江西巡撫等官立祀于饒州府本府官春秋致祭從之

○七月乙酉廣東布政司左參議劉信嘗討黎賊死於鋒

鏑未死之先已陞廣西右参政至是事聞命加贈嘉議大夫賜誥命遣官諭祭仍錄其子景宗為國子監生并給驛歸其喪于四川南溪縣

○弘治十六年四月壬寅先是巡按江西監察御史王哲言吉安府廬陵縣舊有忠節祠祀宋名臣歐陽脩楊邦乂胡銓周必大楊萬里文天祥我朝祭酒李時勉侍講劉球知府劉子輔竊見郡人鍾同由進士任監察御史當景泰時濳移國本率先倡義乞復

皇儲遂下之獄備受刑慘以死及

英廟復辟追贈大理寺左寺丞

憲廟登極復官其子賜諡恭愍惟祀典尚缺乞勅有司同

祀於忠節祠以慰忠魂下禮部議以為同堅守名義忠節可嘉祔祭之舉良是顧立祠致祭所以慰忠魂而勵後此外有狥情濫收者宜令各布政司官查覈應否具奏裁處命鍾同准祔祭各處鄉賢祠有狥情濫收者咸具實以聞

報功

○弘治六年二月甲寅吏部奏詔查訪開國功臣常遇春玄孫復李文忠玄孫睿鄧愈五世孫炳湯和六世孫紹宗皆其的派奏上

上曰報功之典古今所重我

皇祖佐命元勳皆已配享廟庭獨其子孫乃泯滅無聞朕

用惻然特下詔永之今既得復等可令為世襲指揮使各銓註附近祖塋衛分以便祭祀

○弘治十二年七月戊寅錄開國功臣前誠意伯劉基九世孫瑜為浙江處州衛指揮使仍世襲從給事中吳仕偉言也

表節義

○弘治四年五月甲申巡撫雲南都御史王詔奏昔者元運既終惟雲南遺孽梁王弗庭

高皇帝不欲勤兵遠征洪武五年遣翰林待制王偉往諭之不聽明年竟被害至八年復遣刑部尚書吳雲往諭以天命大義俾圖歸順時梁王使其徒鐵知院等二十

餘人使漠北為我軍所獲械至京上釋之命與雲偕至雲南沙塘口鐵知院等謀曰吾屬使不達中道被執罪必不免乃百方説雲欲令胡服辮髮詐為元使又逼令易制書詔梁王雲誓死弗從鐵知院等知不可奪殺之梁王聞其事遣人具棺收雲骸骨殯給孤寺臣惟雲伏節死義與待制王禕後先相望正統間禕以子孫請於朝獲賜贈謚秩祭顯名天下雲在永樂間雖曾蒙恩歸葬於江夏之金口且錄其子皷為交趾知縣後子孫湮微復無人為舉乞依唐張巡許遠雙節故事請加雲贈謚與禕同享一祠庶於風化有関人心知勵禮部議以為宜

上曰吳雲死節既同王褘准復贈資政大夫刑部尚書謚忠節改祠額為二忠祠

○弘治六年七月戊申廣東歸善縣民吳宗益及其弟宗義皆好施頻出私財助有司賑濟得授其父冠帶宗義卒其子璋又能承父志歲歉以白金千餘兩送官賑貸更捨私地為義塚設義學三延師以訓鄉人子弟歲時資給之水鄉民無屋者與之船病者授藥死者給棺埋仙諸橋觀澤道路多所修築守臣疏上其事

上曰旌別淑慝所以使民知為善而不為惡也故古之士有一節一行者無不褒表於世吳宗益等既有善可嘉宜特旌為孝義之門俾民皆知所勸

○九月丁酉雲南孟璉長官司土官舍人刁派羅死其妻招曩猛年二十五守節二十八年無玷雲南都指揮使司奏其事禮部覆奏以為宜出常例不俟覈實即與旌表以順夷情

上曰朕以天下為家方思弘名教以變夷俗其有趨於禮義者烏不可加奬勵孟璉刁派羅妻招曩猛貞節既可嘉宜即令所司顯其門閭庶使遠夷益知嚮化

○弘治七年八月辛巳雲南蒙化府土官知府左銘奏稱祖母張氏自其祖父剛死後守節無玷乞賜旌表以勵夷俗下雲南布政司覈勘如所奏禮部仍議行風憲官覈實、

上曰遠方節婦誠所難得張氏守節實跡所司既已勘實即與旌表以勵其俗不必再覈

○弘治十三年正月己卯江西吉安府知府張本奏永新縣有譚節婦者宋宗室女元兵入城婦從其家俱匿縣學中兵至殺其舅姑與夫執婦欲污之婦哭罵不從遂并其子皆死血漬於禮殿間入磚上宛然婦人抱嬰兒狀沙磨火煆其狀益顯請修葺舊祠春秋致祭以勵風俗禮部覆奏從之賜祠額曰貞烈

○五月乙卯旌表浙江寧海縣故民王三爲之妻陳氏貞烈之墓初陳年十五歸三爲生二男一女僑居臨海正統五年三爲採薪歸猝罹虎患陳持門梃追虎至山前

奪擊之虎逸去乃負三苟歸而死鄉里哀之為助錢以塋陳孀居寒餒鄉豪郭子素逼欲娶之陳紿以俟撤靈几乃可因設祭哀慟復紿其二男各以事出竟抱幼女赴美巖潭上置女潭側遂投潭中死守臣高其行為修墓立祠至是縣以白于巡按監察御史吳一貫聞實具疏以聞

上嘉之故有是命

○八月甲午廣東按察司僉事徐紘奏臣謹按宋史載楊太后赴海以歿今其故址在新會縣西南七十里夫宋社稷將遷天下莫能救太后以一婦人乃能以身狥國提二弱子信任二三大臣託孤寄命為宗社計卒與國

俱存亡其功烈明著如此今世子匹夫匹婦有一節一行之懿者猶蒙朝廷嘉奬或錄用其子孫或表異門閭或為立廟致祭矧如太后者而可泯滅不祀乎先年按察司僉事陶魯奏立大忠祠以祀其臣信國公文天祥丞相陸秀夫太傅張世傑已蒙俞允近布政司右布政使劉大夏始議立廟於大忠祠之上以祀太后而事不果乞下所司秩之祀典從之

○弘治十八年三月乙未協守延綏副總兵曹雄言故山東布政司左叅政李崙及故刑部員外郎孔琦歷官清謹身歿之後妻子不能自存乞量加優卹以勵臣節命陝西西安府歲給食米贍其家

正風俗

○弘治元年閏正月庚辰都察院左都御史馬文升等言近年風俗奢僭溪害治道請申明太祖舊制通行在京巡城各在外巡按御史究治命出榜禁約違者治之

○弘治二年四月丙辰僧錄司左善世周吉祥等奏比壽州僧告知州劉槩擅拆毀寺觀乞治槩罪且請令天下諸僧道司免行拆毀禮部覆奏槩所行非妄宜坐吉祥等以故違禁例阻撓新政之罪

上曰近年僧道不守清規傷敗風化及私創寺觀費耗錢糧者甚多朝廷累有禁約周吉祥何為輙便奏擾法當

寬治姑貸之

○弘治十年七月戊申先是巡視東城監察御史程文以鄭村壩軍餘劉普善妄稱天仙玉女託夢於己令蓋造殿宇各處男女聽其誘惑爭趨禮拜布施錢物請賜禁治命都察院揭榜嚴禁之既捕獲都察院請治以左道惑衆之罪

上曰普善輩左道惑衆有壞風俗卽宜禁止但愚民無知姑從輕處治悉杖而遣之

斥異端

○弘治元年正月乙丑都察院左都御史馬文升等言嶽鎮瀆等祠廟皆有前太監陳喜及奸人鄧常恩所造

石函周遭有符篆中貯泥金書道經及金銀錢寶石五穀似為魘鎮之術者又有先帝遣陳喜致祭祝文其文不知何人所撰皆刻之石本廟故事凡改元之初及水旱災傷則致祭嶽鎮海瀆之神例命翰林院撰文分遣朝廷以往未聞用外官撰文内臣往祭之況石函魘鎮世無此理今常恩等已正憲典其石函石碑尚存於寧以妖術惑人自言得聚寶盆于桃花洞知州程觀信之事聞俱坐斬既遇赦寧發戍邊遠都察院以天下妄言惑眾如寧者尚多請出榜禁約故有是命

○弘治十七年二月戊申時有旨朝陽門外建延壽塔命

內閣撰勅令太監李榮李興督其事內閣大學士劉健等言臣等仰惟
陛下聖明不意有此舉掯聞命驚惶夜不能寐竊念佛老鬼神之事無益於世有損於民臣等已嘗累陳不敢多瀆今舉其明且切者言之前代人主信佛者無如梁武帝而饑死臺城宗社傾覆信道者無如宋徽宗而身被拘囚斃于虜地本欲求福反以致禍史冊所載非臣等所敢妄言在
祖宗朝僧道有定員寺觀有定額不過姑存其教未嘗妨政害民所以治天下者惟堯舜周孔之道而已今寺觀相望僧道成羣齋醮不時賞賚無算竭天下之財疲天

下之力勢窮理極無以復加夫以
天縱聖明洞見物理乃空府藏而不惜竭民膏而不恤者
蓋為其能祈福消災庇民護國也近年以來災異迭見
南畿浙江湖廣陝西諸處大旱人民失所江西各處盜
賊縱橫廣西土官侵占地方四川番夷擾害邊境達賊
在套復圖寇掠禍患之多難以枚舉不知其所祈者何
福所消者何災護國庇民
先帝聖德恐不能無損乞令所在有司毀之凡函中所貯
者各令進繳以滅其跡抑以杜將來之漸從之

○十一月甲申妖僧繼曉伏誅曉湖廣江夏縣人姓黃氏
成化中以星命之術因太監梁芳以進大見親幸賞賚

甚厚賜太監蔡忠第以居後移居都督馬俊宅揭扁額于門曰輔教寺屢進邪說有人所不得聞晉陞國師圖以創寺請遂許購民居百餘家以成之所居前後多貴婦女羣小多附之求進及回湖廣以黃帕裹其一臂謂嘗經

御手所執也至是刑部擬曉罪死妻子流二千里以嘗經赦請發為民大理寺審允有旨令科道官看詳都給事中陳璠監察御史魏璋等交奏曉罪大惡極刑部所擬不當併請正芳引進邪人之罪

上命斬曉于市妻子為奴財產入官芳既充軍貽貸死命南京守備官重杖之八十仍充役刑部大理寺令自陳

狀於是尚喬新等請罪詔堂上官俸一月該司屬官兩月

（）弘治六年十月辛未先是詔取番僧領占竹等禮部及科道交章劾之不聽工科給事中柴昇復極論其蠹政惑世之害乞正其罪以雪衆憤既而科道等官論列不已

上曰領占竹妄誕欺罔寅緣來京其罷行取之命

（）弘治十二年二月戊申嚴左道惑衆之禁先是解州吏李其功何在今日者造為延壽之名上惑

聖聽而

陛下信其游說輒與施行嘗聞堯舜之壽皆逾百歲當時

未有僧道未有塔寺不知誰與延之
陛下德合天道政協民心則和氣致祥
聖子神孫自可享萬萬歲無疆之壽何假於僧道塔寺之力哉若建塔造寺果可以祈國家之福延
君上之壽則臣等雖家出資財身就工役亦且為之何暇與之校論是非稱量利害但決知其無是理爾
祖宗朝間有塔寺之舉但當時官有餘財民有餘力雖終無益亦未大損今內庫急缺段匹太倉銀數漸少光祿寺行價累年賒欠各邊糧芻所在空虛災傷地方餓死盈途逃亡相繼賑濟官員束手無措尤為窘急而塔寺之費動以數萬若省修建之財以賑濟之用即可以活

數百萬生靈之命豈非祈福延壽一大功德哉且民之病遠在天下

陛下恐不得而聞軍之病近在目前乃

陛下所親見今班操官軍歲少一歲正以各項工役累力陪錢寧犯官刑苟逃性命朝廷屈法容恕差官催督尚未肯來若又聞此大役則今歲春班到者益少堂堂京營無人操備設有不測

陛下誰與守戰臣等每思弊政之來不能力救慙懼交并今事關撰述若苟為承順以上累

聖聽下妨治化則臣等身自壞之誤國之罪雖萬死不足贖矣伏望

陛下大奮乾剛特收成命將前項塔寺即為停止其勅書
免令臣等擬撰
宗社幸甚生民幸甚時府部大臣及科道等官亦交章請
罷其役
上曰卿等言是其即停止之

明孝宗敬皇帝寶訓卷之二終

大明孝宗敬皇帝寶訓卷之三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呂　本謹校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陳治本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臣朱　錦謹閱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呂胤昌

仁政

○弘治三年五月丙寅山西潞州衛并沁州守禦千户所屯田被水災不及三分例不免粮

上以其民飢困方發倉賑濟不可復徵特免之

九月丙辰巡撫順天等府都御史徐懷奏順天府先年賑濟粮銀例當追徵還官但今年雖頗收而民猶不足

若一縣追徵必有逼勒之苦乞令衣食稍給之家徵十之五其次徵三之一極貧者暫為停徵庶小民可以蘇息

上曰賑濟所以拯民民尚不給又復追徵是重困之其即如擬行務使貧民稍得寛恤以俟來年再議

○弘治六年十一月庚申順天府尹黄傑言畿内地方水旱相因貧民流移來京城者以萬計晝丐夜露多轉溝壑乞收入養濟院全活必衆實發政施仁之首事也戸部議以在京養濟院狹小豈能容此例應給粮遣還但陰寒之時恐在道失所宜命順天府籍其名于官大者人給粮三斗小者半之俟春煖仍送回俾所在官司

賑濟從之

○弘治十二年七月戊寅故事軍官卒無嗣者其母給俸五石毋亡妻存給米二石金吾左衛千户舍人王宗未襲卒子璽優給亦卒宗妻李氏乞給米兵部議宗及璽但未襲官於宗不得稱故官妻於璽不得稱故官毋但守節年久又係優給舍人之母請月給米一石終其身從之

○九月壬戌應天府上元縣老人周斌奏京城中人之家凡有死亡多無葬地不免火焚其鰥寡貧難者遂至委棄溝壑道路穢氣上干致生災變切恐天下皆有此患乞行各處有司買地官為封記扁曰義塚如有無地無

依之人亡者令所在鄰保相助置為衣棺葬於其內庶
鰥寡貧難者不至死無所歸工部覆奏謂先是監察御
史王相言京城之外原有漏澤園被人占種乞差官築
立牆垣明揭門額該管衙門各委吏役人等看守本部
已奉旨查理欲行南京工部并各布政司及直隸府州
縣舊有漏澤園者重增修飾無者即於本處城外選擇
空地創造或名漏澤園或名義塚葬埋無地無依之人
使死有所歸庶免致傷和氣
上曰小民貧難孤鰥死無所歸朕甚憫念所議是其亟行
天下各該衙門一體舉行不許虛應故事

()弘治十五年四月壬寅朔命順天府賑恤都城內外民

之孫寡殘疾及貧難無依者從戶部奏也

○七月辛卯命延綏鎮巡等官於沿邊各衛設立養濟院漏澤園各一所從工部左侍郎李鐩請也

○弘治十六年十月乙未戶部言湖廣山東蘇松等處災傷不減於浙江淮揚等處乞勑各巡撫巡按官各令所屬將預備倉粮并在庫官錢及贓罰紙價塩引等項銀兩自今冬至來年麥熟止按月驗口給賑仍停止遠年逋欠不急物料以蘇民困

上從之命即勑各巡撫巡按官用心賑恤無致失所

○弘治十八年五月丁亥先是

上以久旱憂切於心欲降勑諭須寬恤十五事一內外重

因情可矜疑者令問刑衙門奏讞一內外緝獲強盜妖言姦細多有貪功罔利及戳翻之徒誣陷重罪令問刑衙門從公研審如有寃枉即與辯理一監追贓物囚犯有年久家產盡絕者查奏發落一做工未滿囚犯例該發遣者俱免做工一京營官軍俱免做工不急工程悉皆停止外衛上班違限官軍五月內到者俱免罰班問罪一逃亡匠役俱許自首免罪弘治十七年以前灾傷地方失班人匠俱免罰工一京邊騎操及各處孳牧寄養馬疋倒失虧欠買補追賠未完者量為寬免一各處稅粮并額辦坐派物料弘治十六年以前小民拖欠者量為寬免一各衙門科派物件具奏減免一各處解納

錢粮內外管事人員需索使用以致上納不敷重復徵觧令該部申明禁治一近來冗食数多該部查議裁減一各處欽賞莊田有自收子粒管莊人等分外需索逼民逃竄今後令有司徵收送用一南京運送馬槽馬椿等物勞擾軍民悉皆停止令在京造用一各王府及鎮守等官貢獻方物勞擾道路除舊例外悉皆停止一各處盜賊有因飢寒失業嘯聚為非者所司出榜曉諭許其自首免罪一內外府州縣養濟院令户部及巡撫巡按官申明舊例乞食貧民嚴督所司收養已令內閣視草會

上不豫不果頒

今上追念
先帝遺志乃載入登極詔及恭上
两宮尊號詔内行之

恤民

○弘治三年十一月甲辰内閣大學士劉吉等言邇者玄象示戒妖星出於天津考之載籍妖星見為兵為飢為水旱死亡之徵今天下連年風雨不調南直隷河南山西陝西旱北直隷蝗蟲四川湖廣皆薄收倘明年再似今年閭閻無豐稔之樂盜賊萌竊發之機中原有事河道阻塞京城百萬生靈必致驚惶禍亂之作亦不難也惟望

皇上深思祖宗創業之艱難今日守成之不易兢兢業業常如即位之初奢侈用度一切減省游觀玩樂一切不行左右讒言一切勿聽異端經教一切勿作惟留心經史講求治道以古二帝三王自期庶幾人心懽悅天意可回臣等又思近來工役繁興軍民困苦如沙河橋自成化十四年被水衝壞止用木橋往來亦便何必動衆改造見今天氣極寒軍士不得休息又如江西磁器內府所收計亦足用今又無故差內官燒造未免擾人南海子牆垣自有海户可以修築今勞動軍士將及經年未見畢工其他差官勘事等項尤為繁瑣不能悉言

乞將沙河橋南海子做工軍士盡放休息燒造磁器內官停止不差是亦弭災修省之一端也

上曰災變疊見朕深憂懼思圖消復惟在恤民今卿等言天寒軍士久勞工役及燒造內官騷擾地方誠宜停止其令金山口沙河橋南海子及王府做工官軍人等俱與休息江西燒造磁器內官不必差庶副朕畏天恤民之意

○弘治四年八月庚戌工部尚書賈俊言蘇松浙江近被水患民不聊生而頃者織造段之令至於再三其數不下數萬以瘡痍未起之民加煩重不堪之役誠可憫惜乞暫令停免

上曰諸府既有水災今次所派段疋羅紗姑令停織俟明年秋熟後陸續織造供用

○弘治八年正月癸丑初永樂間因征北虜獲羊萬餘令順天府所屬州縣分牧歲辦羊毛價銀九百六十餘兩輸司設監供用謂之長生羊毛弘治間府尹黃傑言歲久羊已無存牧養人戶坐是亦多逃絕其價皆見存戶陪納民甚苦之已得旨除豁不復追徵至是司設監復以前令為言事下所司看詳工部具前旨以請

上曰羊亡毛存是無名之徵也况已有前旨其悉除之

○弘治九年六月庚寅浙江山陰蕭山二縣同日大雨山崩水湧漂廬舍二千餘間死者三百餘人事聞

上命量免被災人戶徭役其渰沒人口者給米二石漂損廬舍者二石

○弘治十年九月乙巳時山東濟兗青登萊五府水災青濟二府蟲災蓬萊黃二縣瘟疫命所司賑卹之溺死人口之家給米二石漂流房屋頭畜之家一石瘟死之家量給之其死亡盡絕及貧不能葬者給以掩埋之費

○弘治十二年八月乙卯工部覆奏監察御史張綸所言乞將畿內坐派物料量派各處及罷不急工作夫畿內之民固當愛惜但在外州縣出辦亦不為少已派者再難更改待後凡有派辦另為斟酌處置況工作不息派辦不止內府各該衙門年例成造雖有常規而數目漸

加近年愈甚雖本部多方經畫終是不敷乞行內外衙門凡有得已工程不許奏請興造及年例合用木植顏料大要以分數為率畿內府分比之在外量為從輕庶畿民得遂安養之業

上曰畿內重地百姓尤宜優恤凡百物料准如議從輕坐派

○弘治十三年二月壬寅有盜八十餘人剽刼襄陽安陸等府州民不寧居兵部以聞

上曰逆賊嘯聚流刼赤子何辜宜令所司盡心督捕期於必獲不可視常玩愒遠者以失機罪罪之

○弘治十四年閏七月戊戌南北直隸山西山東河南等

處以水灾告户部請令所司各舉行荒政以恤民患

上曰各處既災傷重大人民艱苦其速勑巡撫巡按官用心賑恤毋致失所

○十一月癸巳吏部尚書馬文升言直隸山東河南等處災請行恤典并簡命臣僚以便宜賑濟因嚴捕盜賊停止科差以蘇民困以固邦本

上曰地方灾傷人民艱窘誠如卿所言該部即推能幹堂上官二員會同各該巡撫等官用心賑恤毋致失所其餘灾傷地方奏内開具未盡者仍通查以聞户部覆奏謂刑部左侍郎何鑑大理寺右寺丞呉一貫可分任其事又鳳陽等府山西等處亦報災傷乃文升奏所未及

(98) A16

旨并請量行恤典

上從之命鑑一貫各奉勅以行其餘有災處行令各巡撫等官加意設法賑恤毋得虛應故事

○弘治十六年四月癸丑禮部以遼東火灾之異請加脩省

上曰遼東灾異非常即勅鎮巡等官痛加脩省利弊可興革者具實以聞被火之家盡心賑恤毋致失所

○弘治十七年正月癸亥江西南昌新淦二縣火焚南昌軍民居一百五十五家新淦焚公署四所軍民居一千餘家鎮巡等官以聞

上曰江西灾異非常鎮巡等官其痛加脩省撫安軍民以

請地方

〇弘治十八年四月戊寅戶部奉旨會吏部推處置流民官仍謂侍郎何鑑可用并議上合行事宜謂流民安土重遷若一槩發遣人情不堪宜令移文原籍查各軍匠見有人應當而戶丁不缺者仍許寓彼而以軍匠為籍依例封貼倘原籍丁盡無人應役者即將附籍應之人須補若軍係遠方及烟瘴衛分以水土不服為辭者編發附近衛所

上從之命鑑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以行賜之勑曰湖廣荆襄鄖陽德安黃州及河南南陽開封河南汝寧陝西漢中西安商洛等府州縣地土空曠各處逃亡流移脫

漏埋沒等項人民多往彼處潛住先年因無名籍管束致生事端嘗專差官處置安集方得寧妥經今年久陸續流移潛住比昔尤多惟恐又成將來之患今特命爾前去會同各該撫治巡撫都御史督同撫民守巡等官查照先年都御史原傑等節次奏准及今户部議准事理從長計處設法清查先出榜曉諭令未經附籍情願還鄉及係軍匠等役在逃者發回復業着伍着役若住成家業不願還鄉及雖係軍匠等籍自願仍當祖遺户役不失者俱給與户由編入里甲量寬户役以示優恤仍行移原籍官司查考貫址的實若不肯附籍又不還鄉仍前躲避潛住者照例編發充軍先年附籍人户或

有朋比影射者一體清查改正其地里廣遠去處或添設官司管束或該增置里社及一應可興可革事宜勅内該載未盡者悉聽爾便宜處置專設撫民叅議副使等官有闒茸不勝任者具奏罷黜或起送别用并其餘司府州縣官員俱聽遴擇差委若有推姦避事欺公玩法及廵捕等項人員乘機挾詐驚擾地方勢豪頑猾之徒隱蔽流民阻撓公法者俱從究治應奏請者指實叅奏爾受兹重托務在計慮周密處置得宜使民有定居籍無漏報毋或循常襲故徒具虛文有孤委任故勅

恤軍士

○弘治七年十二月己卯勅甘肅鎮廵等官賑恤甘涼等

處邊軍之被寇掠者勅曰甘州地方孤懸河外四鄰胡虜屏蔽關中捍禦西域非他鎮比所在衛所軍士止靠孳牧度日近聞虜酋小王子人馬潛住賀蘭山後節入甘凉永昌莊浪等處搶掠去歲六七月間搶去頭畜十萬之上今歲九月前後又二次入境搶掠頭畜約十萬有餘人口不知其數其全家擄去者官軍陣亡者亦多以此軍士之家十分艱難不能存生必須賑恤安養方保無虞勅至爾等即從公計議行令彼處分巡收粮布按二司官員將被賊搶掠之家盡數查出逐一研審中間若係十分艱難者支給官庫錢粮量加賑濟果有無牛具種子者亦量給與務令得所毋致逃移處置畢日

通將賑濟過貧軍姓名并用過錢粮等項數目造冊奏繳以憑查考爾等其欽承之故勅

〇弘治十年二月癸酉初戶部主事鄧明奏天津等八衛官軍歲採秋青草殊為未便命給事中甯舉同戶部委官查勘具奏大意謂採草官軍歲費行粮八千石而其家又自有餘丁津貼之費所採草歲止百四十萬束且多鹻地惡草馬不堪食鬻之三十束止得銀六七分徒費無益宜自今歲始令官軍各回原衛直以草場地二千八百八十餘頃給民耕種畆徵租銀三分歲以十月解部俟官軍該關草時每束給銀伍釐令買草飼馬戶部覆奏謂其言可行且請令今所給民地如遇水旱照

本處民田灾減免而通州崇教鳴玉花園草場地亦令委官丈量撥付居民佃種畝徵銀四分以充草價其原設官攢人等盡行裁革得旨與濟等縣草場既獲草不多徒費人力若令民佃種收租以為飼馬之助則軍既得休民亦得養而飼馬亦得實惠是一舉而三得矣并所擬通州一帶草場事宜俱准行

○弘治十二年十月丙寅兵部尚書馬文升等奏近年興作太繁軍士疲於工役凋敝日甚而南京武職寬衣太袖清談恣肆武備日弛請禁止之

上曰軍士疲憊武備廢弛誠如卿等所言此後團營官軍再不許奏撥上工各營提督并南京守備等官務加撫

恤操練毋得因循怠忽

○弘治十三年三月丁巳巡撫宣府都御史雍泰奏邊軍貧不能娶者多亦有既娶而典賣者乞命所司給與貲財令聘娶收贖户部覆奏宜行所司覈實奏報給與聘財典賣者官為收贖從之

○弘治十四年四月辛亥遼東鎮夷堡火官軍人等死者七百二十人傷者四十七人粮料草束器械燔燬無餘守臣以聞兵部請修德政以弭災異并勅各守臣盡撫綏防禦之道

上曰各邊災變非常其勅鎮巡等官痛加修省撫恤軍民整飭邊備毋視常怠玩

○弘治十五年七月丁酉河南宣武等衛京操官軍以本地災傷乞如例放回兵部言其災不甚重不宜放免

上曰京操軍甚艱苦各營提督官務為存恤仍嚴禁把總號頭官毋得私役違者重罪之

○弘治十六年六月己酉兵部請優恤直隸及河南山東各衛所官軍

上曰京操官軍實為艱苦兵部即通行內外該管官司嚴禁役占寬恤家口務使得沾實惠毋虛應故事

○弘治十八年三月辛亥河南陳州衛軍士奏訴不支月糧已踰二年

上曰衛所軍士艱窘特甚所資者惟此月糧何為二年之

上不得支領其令廵撫官查究以聞

○己酉兵部奉旨議上處置軍伍事宜謂律例窩藏逃軍者充軍今未聞有充發之人鄰里不首者問罪今未見行連坐之法以故清解雖多不獲實用及到營衛其弊尤多且律例逃軍十名以上該管官遞減俸級而今逃亡之軍何止於十名私役五名以上該管官遞降一級而今降級之例惟行於屬職輦轂之下且如此況四方乎今欲清查天下之軍伍必須推究利弊之源流

上曰軍伍逃亡數多實由統領人員掊尅凌轢及有司鄰里人等容隱埋沒弊病多端所致兵部即備查減俸級充軍等項律例申明禁約其清軍官有虛應故事者每

年終仍從公核實以聞

重農

○弘治元年二月癸卯户部尚書李敏言天下之勞苦者莫如農夫今皇上躬耕耤田若不親見其事則稼穡之艱難何由而知乞勅禮部於耕耤儀注內增上中下農夫各十人服常服執農器引見行禮然後令其終畝或賜食賜布以慰其勞尤見重農之意上曰朕正欲觀農夫艱苦其終畝廣人只常服從事仍人賜布一匹

荒政

○弘治三年二月甲午戶部以水旱灾請免直隸淮安府弘治二年分秋粮米九萬六千七百餘石草二十六萬七千三百四十餘包揚州府米豆共四萬八千五百四十餘石草八萬七千四百八十餘包鳳陽府米七萬四千九百三十餘石草一十五萬四千一百餘包湖廣鄖陽府夏税麥三千二百八十餘石襄陽府麥二萬二千七百七十餘石荆州府麥七千八百五十石鄖陽及襄陽二衛麥共三千六百六十二石河南南陽府麥四萬三千一百二十餘石絲二萬五千三百五十餘两南陽衛所屬三千戶所并守禦鄧州唐縣二千戶所麥八千六百一十餘石

上曰國賦固有定法然歲有豐凶凶歲義當損上益下若必欲一槩取盈倉廩則實矣如病民何奏中所擬甚當朕意悉從之仍諭有司使貧民各沾實惠

○弘治四年正月乙未巡撫遼東都御史徐貫言遼東去歲被灾開原尤甚今春夏之交愈加難窘請運瀋陽衛預備倉粮五千石遼陽定陽左等衛預備倉粮二萬石輸之開原以備賑濟鐵嶺汎河懿路等處亦發倉賑之仍請減價糶遼陽海州等處預備倉粮三萬石以紓目前之急俟歲稔糴補

上命如議行之

○弘治五年七月戊戌戶部言舊例凡灾三分以下者税

粮不免三分以上遞減之比順天府所屬州縣以旱歲覈實數告聞有不當免者但京畿民困尤宜加恤今年夏稅請照數悉與蠲免從之

○弘治十六年九月丁丑南京守備太監傅容等奏應天及鳳廬二府并滁和二州大旱災重民窮盜發欲將南京户部所收水兑餘米差官給賑户部議請如奏

上命選部屬及府州縣正佐有風力者領其事務令飢窘軍民均沾實惠毋縱下人夤緣作弊虛費錢粮

○弘治十七年二月丙午巡撫直隸都御史張縉以地方災傷請以淮揚廬鳳四府并徐州弘治十七年兑軍粮米十五萬五千石折收銀兩存留本處以備賑濟俟二

年後補還

上曰既地方災重飢民死亡数多兊運粮米准加数存留此後亦不必補還

水利

○弘治二年五月庚甲河南守臣奏河决開封黃沙岡蘇村野塲至洛東堤蓮池高門岡王馬頭紅船灣六處又决埽頭五處入沁河所經郡縣多被害而汴梁尤甚

上曰黃河衝决民居蕩析朕深憫念其即行巡撫官督所司役五萬人脩築務使河復故道不為民害以副朝廷捄災恤患之意

○九月庚辰改南京兵部左侍郎白昂為戶部左侍郎脩

治河道賜之勑曰近聞河南黃河泛溢自金龍等口分為二股流經北直隸山東地方入于張秋運河所過閘座間有淤沒堤岸多被衝塌若不趂時預先整理明年夏秋大水必至潰決旁出有妨漕運所係非輕今以爾會監督工程績效著聞特改前職馳驛會同山東河南北直隸巡撫都御史督同三處分巡分守并知府等官自上源決口至于運河一帶經行地方逐一踏看明白從長計議修築疏濬應改圖者從便改圖各照地方量起軍民人夫趂時興工務要隨在有益各為經久不可虛應故事仍須禁約所司毋得指此妄加科派騷擾地方凡用工軍夫皆須撫恤周備毋令下人逼迫剋害遠

者輕則聽爾量加懲治重則送各該按察司及問刑衙門問理爾為朝廷重臣受茲委託尤須晝夜用心躬親勤勞博采衆長相機行事務使軍民不擾工程易集斯為爾能事完之日爾即回京仍將修過緣由并用過工料數目造冊奏繳以憑查考故勅

○弘治九年四月庚子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鄧章言高郵湖為運河喉襟之地而自杭家閘迄於張家鎮凡三十餘里其堤面故甎為風濤所嚙屢修輙壞勞費無筭宜易以石庶幾可久而新修康濟河西岸亦須預為甃築以免衝決之虞河之北閘仍宜北遷五里庶使舟行可盡避湖面之險事下工部請如所擬以淮揚廬鳳等府

贖罪米價并两淮運司餘塩價銀萬八千两為買石之費工匠日食則移文儀准批驗塩引所并淮揚鈔關勸借商船米給之事畢即止

上從之仍諭令甃築期於堅固經久不得虗費物力

塩法

○弘治元年七月己丑命户部左侍郎李嗣工部右侍郎彭韶俱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清理塩法嗣两淮韶两浙俱賜之勅曰近聞運司塩課遞年虧欠客商往往不肯報中原其所以皆因始則買窩中納多費資本及到支塩之處又被官賞官賣長蘆夾帶及官豪勢要有力之家挨撑一時無塩支給守候年久只得借債買塩抵

充官課照引發賣鹽價又加數倍此客商受虧之弊也其鹽課虧欠亦由各場竈丁多缺有司不即僉補山場草蕩多被豪勢占據倉廒鍋盤年久損壞不能修治竈丁艱窘無所賑恤而又總催人等倚恃豪滑客商到場勒要財物不然任其自買全不為理竈丁所煎鹽課又強收私家潛賣與人或答應勢要比較之際不過虛出通關申繳上司此鹽課不完之弊也由是官鹽不足私鹽盛行加之運司姑息逢迎御史因循不理鹽法既壞邊儲欲充難矣今特命爾督同巡鹽御史并運司官親歷各場查盤清理禁革姦弊除官賣官賣長蘆夾帶已有詔條禁止外其餘但有官豪勢要頂名報中囑託有

司多買私塩裝載大包強掣攙賣等獘悉照近日奏行事理逐一查出人拏問罪塩沒入官不許容情縱放虧欠塩課務將總催人等責限杖併追完總催中間有積年豪滑不懼法度凌虐竈丁侵欺塩課者正身連當房家屬牢固觧京問發充軍家下房產并直錢物件悉准折易塩補課竈丁有缺督令有司僉補山塲草蕩踏勘不許占據倉厫鍋盤損壞措置物料修理竈丁艱窘設法賑濟客商應給塩者即便給與不許所司刁蹬各該行塩地方有別省塩越界來賣及塩徒興販私塩者行令所在官司嚴加緝捕一應割剩并還官塩斤悉作正課挨次給與守支客商每年所收塩課務查見實數完

足毋令似前虛出通關中繳此外有該載不盡之事聽爾便宜處置軍民職官有犯并運司各場官吏人等有貪婪作弊者除三品奏請其餘就便拏問如律運司場官果有廉能守法公道行事者亦量加獎勸爾為朝廷大臣受茲委託必須盡心竭力使鹽法興舉姦弊革除商賈疏通邊儲給足斯為稱任如或纖毫怠慢公道不彰事竊名隳責亦難辭爾其欽承之故諭

○弘治十六年九月癸巳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王璟上鹽法事宜一謂各邊開中鹽引有多出課額之外商人無從關支者例令親自具奏改與見年有鹽之數仍令每引增銀一錢五分於人情不便宜令運司將各年鹽課

查報在部今後止將實在之數開中先致額外透派其見今應透派者聽運司改與勿令增價親奏一謂舊例商人中鹽至場未支而死者許妻子具奏行原籍及運司覈實方得代支餘人不許而山陝遼東路遠者待報又難今宜不拘故商妻子但係父母祖孫同居兄弟俱准代支仍免其具奏止於巡鹽御史告行運司覈實支給通行各處巡鹽御史如例行之一謂先是漕運衙門議擬漕運官軍回船每人許帶食鹽不及五十斤者勿罪遂致私販公行鹽法阻壞今宜罷前例運軍食鹽止許旋買旋用一謂各場收鹽課官吏總催稱和泥土者請問發附近衛所充軍分管官不辨驗者連坐一謂舊

例南京諸司食塩分泒儀真淮安二批驗所儀真者便而淮安者遠隔數湖獨為艱險今後乞將淮安批驗所塩令綱甲船户裝至儀真總貯以待諸司支領户部覆
奏從之

兵政

○弘治元年六月戊辰命都察院左都御史馬文升提督團營操練先是鴻臚寺右少卿李燧奏京營操練舊以文武大臣協同提督頃年以來止用武職總兵而文臣不與乞與文職大臣内簡命一員往任其事或遇有警即同征剿則文武相資而戎務有備矣事下廷議列銜以請

上命文升蒞其事賜之勅曰朕惟國家費糧賞以養軍士無非為衛國安民之計先因五軍三千神機三大營官軍有名無實占役數多曾命內外官員會同清理揀選精壯官軍十二萬分為十二營操練每營用內外官各一員坐營管操既又重加揀選補換茲命爾同太監傅恭李良太傅兼太子太師保國公朱永太保兼太子太傅襄城侯李瑾通行提督務令各營官軍時常操練馬匹如法餵養器械必須整齊武藝必須精熟使人人可以臨陣應敵折衝禦侮不至如往時虛應故事乃為盡職然欲得其勇力在養其銳氣爾等尤須加意撫恤不許該管官員科擾占役其坐營管操內外官并把總以

下官敢有不遵號令者聽爾等叅奏拏問如役占軍士五名以下者降一級五名以上者降二級馬匹私借騎用及撥與騎坐者五匹以下降一級五匹以上降二級俱仍發邊遠立功提督官若容情故縱或被人舉發或朝廷緝訪得出一體治罪軍士缺伍聽於三大營選撥其三大營太監總兵官仍自照舊操練所留官軍以壯威武每月兩次赴十二營與爾等會操試驗遇有調發公同計議不得自分彼此爾等受朝廷簡命宜竭忠盡誠持廉秉公以強兵衛民安夏攘夷為己任毋因循以度日毋姑息以循情毋舉措乖方以買怨惟兵強馬壯武備脩舉斯爾等之能不然惟爾弗任其欽承朕命毋

急故諭

○弘治三年六月己丑虜營大同境外將入寇又言入貢守臣以聞上命新寧伯譚祐選軍馬萬二千練習以待馬步軍各賜賚有差既而虜知有備遁去守臣因言本鎮有急舊常調延綏遊兵策應然待奏而後行恐緩不及事請預勑延綏守臣自今如遇虜勢緊急先發後聞

上曰延綏大同接境宜互相應援今後果值虜勢緊急准先調發然後奏聞所司其預勑延綏守臣知之

○弘治十三年六月乙未

上諭兵部臣曰京營軍士缺伍數多爾等累奏查選尚未

舉行其計處以聞兵部尚書馬文升等奏謂臣等竊惟京營軍馬拱護宸極張皇國威內防姦宄外服四夷兵政之大莫切於此歷年既久不能無弊團營軍士一十二萬逃亡事故者固多而各營未補者亦衆本部嘗以秋班未選累疏上陳值工作迭興各供差役未遂施行茲者北虜冦邊上廑

聖慮特降綸音即今已命本部右侍郎楊謐并科道官通行查選三大營軍士以備領馬以實營伍候點選畢通行取送團營以補原少之數仍候秋班官軍到日奏請內外官員再行查選

上曰待秋班官軍到日仍會官查選務使營伍充足毋虛

應故事

○弘治十五年五月己亥大同守臣奏虜擁衆在邊諸將所調宣府延綏遊擊兵存留策應宣府守臣亦奏本鎮有警欲將調去大同官軍掣回戰守而延綏守臣又奏本鎮人馬不敷要將前調去大同寧夏遊奇等兵各准一半放回兵部覆奏謂各邊賊情緩急難以遥度請各行大同宣府延綏寧夏鎮巡等官審時度勢設策周防前項官軍可掣則掣可調則調勿懷嫉妒致悞邊計

上是之命各邊鎮巡官遇有別鎮徵調即督發應援不許託故占悋致誤事機

○十二月壬寅先是巡撫寧夏都御史王珣請發陝西軍

民五萬於花馬池增修營堡調腹裏一衛官軍防守别命監察御史一人巡視都御史史琳亦請於韋州增設一衛發慶陽等衛官軍及新募之兵一萬人使常駐其地户部員外郎徐鍵時督粮寧夏亦請於花馬池興武營之中設一營移兵住守仍增設兵備副使一員或移環慶兵備副使往鎮之事皆下總制尚書秦紘勘報至是紘奏前地止可脩堡以便駐劄增墩以備瞭望調兵設官皆不可且近於花馬池之西墾田一萬頃募人屯種以漸徵之每一頃可得粟五石使之且耕且守依堅城以為家將使食足而兵强矣兵部請如紘議

上從之仍命紘如近日勅旨用心計處及時脩築免貽後

患不許虛應故事、

○弘治十七年七月壬辰

上召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至煖閣出大同鎮巡官本言虜賊掘墩殺軍延綏遊奇兵累調未至乞為增兵補馬情詞甚急

上曰我邊墩臺賊乃敢穵掘墩軍皆我赤子乃敢殺傷彼殺者苦何可言朕當與做主京營已選聽征二萬須再選一萬整理齊備定委領軍名目即日啟行健等對曰

皇上重念赤子一言誠

宗社之福京軍亦須整點但未宜輕動

上屢申前諭健對曰大同亦不曾請兵

上指其奏曰臣等拘於新例不敢上請天兵東陽對曰用兵事須令兵部議處

上曰兵部既有新例亦不敢擅自開例請兵須是朝廷行之耳遷奏曰邊事固急京師尤重居重馭輕亦須內顧家常

上猶未釋東陽曰近日北虜與朶顏交通潮河川古北口地方甚為可慮今聞賊在大同稍遠欲往東行正不知何處侵犯若彼聲西擊東而我軍出大同未免顧彼失此須少待其定徐議所向耳

上曰此說固是今亦未敢出軍但須預備停當待報乃行免致臨期失措皆對曰

聖慮甚當退乃擬選京軍三萬令兵部推委領軍官以聞

上復召兵部尚書劉大夏

面諭出師之意大夏力言京軍不可輕動與內閣議同師

乃不出

馬政

○弘治二年八月辛卯太僕寺卿王霽言馬政十事一國初設行太僕寺及苑馬寺於邊方當時每寺馬不下二三萬匹未嘗仰給京師自正統後馬政日弛邊方用馬不仰給於京師必買括於民間今太僕所儲馬價有限邊方仰給無窮謂宜行陜西遼東山西各巡撫官嚴督苑馬寺行太僕寺如意牧養以復舊制仍設法收買種

1(96)A17

馬以圖蕃息庶各邊有馬而京儲不致妄費一金吾左等七十四衛所舊制牧馬皆有草場地土當時各衛馬以萬計凡有征操多取給馬近年馬政大壞所存十無二三宜行分管寺丞等官隨衛所大小給與數群兼同舊馬如法牧養若衛所不聽約束參奏住俸年終照例決罰庶官軍知警而舊政可復一順天府所屬二十七州縣寄養備用馬匹其人戶丁多者或得空閑力乏者強令牧養所以羸壯馬匹漸致瘦損物故宜令分管寺丞等官審定上中下戶上戶或養馬三四匹中戶次之下戶或二戶共養一匹貧難者優免給俵之際仍視縣之大小為差庶人心悅服而每年一審法令可久一各

處孳牧新收者少物故者多上下相蒙彼此姑息亦坐分管寺丞權輕故耳謂宜稍加優借各州縣掌印并管馬官貪墨廢事者許年終奏請住俸仍具賢否揭帖報吏部他日據以黜陟其寺丞中間才行超卓者但過二考一體旌擢庶委任重而人知所警勸一順天所屬皆有備用孳牧之馬請選留其良者以備征操汰其老病漂沙者別用仍三年一選庶馬得實用民免賠償之苦一國初令馬甲養馬餘户助以芻豆後各家輪養致用心不專馬多物故宜命所司擇殷實之家為馬甲餘户以芻豆助之如馬瘦損專責之馬甲其倒死者馬甲償其七餘户償其三庶責任專而人知懼一各府州縣凡

使客經過輙令民以官馬迎送馬斃則責民陪償深為可憫宜行所司嚴加禁約有借用者提問叅奏庶上下知所愛惜而馬無虧耗一法司贓罰官馬其良馬多為權豪減價買去老病者乃寄養于民至倒死亦要追陪請今後止許賣其老弱瘦損者價送内府供用庶不累及貧民一南北直隷陝西遼東等處俱有牧馬草場歲月漸遠多為豪右侵占請兩京各委科道官陝西等處各行巡按御史閱實原額四至樹封墩植榆栁立界至以事牧放如侵占之家已成水陸田地卒難更攺者令照例起租遇有倒死量支津貼一孳牧馬匹貴乎適均各府所屬州縣有馬多而人户少者勞逸不均宜行分

管寺丞候來年同各屬正官并管馬官酌量以馬多地方派與馬少地方領養下兵部覆奏從之

○弘治十五年十二月庚子戶兵二部覆議監察御史王紹所奏禁商茶以通番馬事謂洪武永樂間茶馬之法三年一次官運保寧府等處茶於西寧等茶馬司易馬後此例不行仍取漢中等處民納茶及巡獲私充用歲遣行人等官巡視成化始專差監察御史當時易馬歲以萬計加之寺監所牧足給邊用近年以來十不及一蓋緣私茶之禁不行而召商報中之弊復有以啟之請自今停開中之例嚴私販之禁仍以民間所納并巡獲私茶與番馬及時互市陝西苑馬寺比年馬政廢弛尤

宜擇人整理廐幾馬漸蕃盛而邊方足用

上曰茶馬備邊重事所差御史務用心巡理足先年之數此後勿再召商中茶其苑馬寺牧馬事宜兵部即議處

來奏

○丙辰兵部尚書劉大夏等奉旨議上在外寺監牧馬事宜謂近年各卿佐貳缺多用謫遷及有過累首府衛下寮多易視之故各官自待亦輕政務因以廢弛宜稍更其制今後各行太僕苑馬寺官缺少卿則於布按二司叅議僉事內推補卿則於叅政副使及本寺少卿內推補如職務修舉則視太僕卿佐陞任其監苑廐官亦請於北人素知牧馬者任之則官皆得人而政可舉矣

上從之命自後寺監官如有成效一體不次擢用

○辛丑陞南京太常寺卿楊一清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督理陝西馬政賜之勅曰陝西設立寺監衙門職專牧馬先年邊方所用馬匹全籍於此近來官不得人馬政廢弛殆盡今特命爾前去彼處督同行太僕寺苑馬寺官專理馬政爾須查照兵部奏准事理考究國初成法親歷各監苑督委都布按三司能幹官員踏看牧馬草場果有侵占者即令退還查照養馬軍人果有逃亡者即令撥補見在種兒騍馬實在若干設法增添務足原額倒死虧折馬駒隨宜追補量為分豁布置已定責令該管官員用心牧養官軍騎操之數亦令該管官員如

法黜視比較毋致倒失虧欠爾仍不時往交提調稽考各寺監等官有闒茸不職者爾即具奏黜罷或起送別用另選才能以充任使其有盡心職務功績昭著者具奏旌擢其西寧等處各茶馬司茶易番馬甚濟國用近來亦漸虧耗今併以付爾爾須一新舊規務令茶課充盈私販息絕番人樂歸官市番馬實充厩牧凡牧馬易馬事宜利有當興弊有當革勅内該載未盡者悉聽爾便宜區處事體重大者奏來定奪巡撫巡按等衙門不得干預爾職寺監官員惟爾所統不許各衙門淩轢都布按三司而下官員但事關馬政俱聽爾約束委用敢有故違侵撓及權豪勢要之人欺公玩法沮壞馬政應

拏問者徑自拏問應奏請者指實參奏夫廢墜既久之後更新興舉責任實重且艱朝廷以爾才望素優志存體國特茲命爾須不憚勤勞悉心經理務俾馬匹蕃息邊方足用以復國初之盛以濟戎務之急尚有顯擢以旌爾能如或績效弗彰有孤委任責亦難逭爾惟欽哉故諭

○弘治十七年二月辛丑督理馬政都御史楊一清奏陝西苑監多缺城堡官無寓所卒無營聚馬亦露牧原野遂至耗損今相度各監苑地勢其長樂廣寧等十四營舊無城堡宜創築開城黑水十八營城堡湮廢宜增修仍各於其內置廐以養馬連屋以聚卒建衙以寓官兵

部覆奏

上從之即令一清及時提督整理務期完固

脩省

○弘治元年四月壬戌禮部尚書周洪謨等言

天壽山雷電風雹各

陵楼殿廚亭并各監廳屋尾獸角擊碎甚多臣等以為災

不於池所而于

祖宗陵寢之地不於他時而於

茂陵工完之初伏望

陛下延訪名德講求治理詰致災之由究弭災之道仍勅

兩京文武群臣同加脩省

上曰天示災異朕當循省脩德爾文武群臣亦當奉法脩職使政平人和寃抑得伸用回天意毋或怠玩自罹憲典有負委任

○弘治三年十二月辛亥以彗星見勅諭文武群臣曰朕嗣承

祖宗大統三年于茲雖夙夜孜孜勉圖化理而績效未著心恒歉然茲者上天垂戒彗星見於天津朕甚憂之循省咎徵莫測所自豈朕德涼薄行事乖違天特示異以警之歟抑亦政多缺失軍民困苦朕與爾文武群臣交脩之道未至而惠澤不下敷歟惟事關朕躬者朕已齋沐告天省已脩德期消變異而爾等食朕之祿實同休

戚不可不痛加警省今各宜脩舉職業毋或因循懈惰慎持節操毋或背公徇私凡軍民利病時政得失可以興革張弛者爾文武大臣并科道官仍條奏來聞務在切實可行於國有益庶幾上下協盡交脩之道而人心欣慰天意可回矣其勉之慎之

○乙卯臘節以脩省免宴

○壬戌六部等衙門尚書等官王恕等以星變奉詔言經筵講學乞不問寒暑各寺觀齋醮西天廠誦經供應費財害民元宵燈火筵宴及保聖等夫人歲祀乞各裁減停止畜養獅子等獸飼以生羊有傷仁心甚為無益續進番僧刊印番經既費民財又傷禮教乞放遣停止增

設松潘巡撫大臣京通倉監守内臣添差催儹段匹部屬織造内臣俱為民病乞取回京南海子等處脩造工役光祿寺歲用柴炭採辦乞暫停止各處地方災傷外衛京操軍士上班違限者乞宥其罪南北風土異宜逃亡軍士該清解原衛者乞互易編發順天等府寄養馬歲二萬匹乞減其半仍量收馬價以紓民困京營騎操馬乞照舊例歲止給草料兩月夏四月止給料一半畿内皇莊并公侯等莊田乞每畝止令納細粮五升或粗粮一斗各處倉廒耗粮虧欠乞量免追陪守支三年以上者石追一升二年以下者石追升半法司問刑乞令止依律例不許妄加叅語羅織人罪所司緝訪妖言強

盜人命重情多有寃抑乞令法司各與辯理不許拘於成案畏禍不辯枷號罪人或致死亡乞暫宥之止問應得罪名塩法壅塞商人不至乞為疏通鎮守等官頭目數多乞照例查革光祿寺軍厨千名錦衣衛近選看寶幼丁五十名俱乞革退着役

上曰經筵講學朕當自勉供應品物今已裁減元宵燈火筵宴即令罷之保聖夫人等祭祀太常寺查議來奏獅子等獸止餧生肉不用活羊看守人役減半番僧除原存留外餘查數聞奏各處添設內官及織造官員供不動軍厨并尚寶監幼丁問刑條語亦仍舊軍厨月粮各減二年其餘如議行之

○弘治四年正月癸未以脩省免賜上元節宴

○辛卯以脩省免慶成宴賜分獻陪祀及該宴官胙

○弘治六年八月乙亥禮部尚書倪岳等言日者雷電交作雨雹驟至大如彈丸小如栗棗平地壅積人皆驚駭如此災異不於他所而於京畿之内不於他時而於秋成之際春秋書大雨雹傳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灾書大言為灾也況今年自春及秋亢旱為灾蝗蟲大作而河南山東并直隸大名等府俱各霪雨過時河流潰溢田禾渰没人民不免流移實在臣等不職所致然竊念

上天仁愛所以儆告於

皇上者亦未必無意伏望仰荅天心益加寅畏深求致災之由如恤民矣而或征求之未息寬刑矣而或枉抑之未伸節財矣而或侈費之未除任賢矣而或倖門之未杜聖學勤矣而或未免於作輟言路開矣而或未盡于聽納或讒邪肆行或群小冗進凡此有違乎天意無一不可以致災仍勅兩京文武群臣協力祗承痛加脩省庶天意可回和氣協應

上曰卿等言是弭災之道朕當自行文武群臣各宜痛加脩省勉圖職務用回天意毋視常怠玩

○弘治六年十二月庚辰

上以災異疊見命礼部諭各處鎮巡軍民有司等官痛加脩省懲戒貪暴賑恤困窮防禦賊寇撫安軍民以弭災變

○弘治十四年七月甲寅江西南城縣夜空中有火閃而復合流光下墜長十丈餘隱隱有聲燬軍民廬舍三千二百餘間倉廩穀三萬九千二百餘石男婦死者三十三人守臣以聞

上曰江西火災異常其令鎮巡等官痛加脩省用心賑恤勿視常怠玩

○弘治十四年八月戊申時直隸池州寧國安慶太平府大水蛟起渰死人畜漂流房屋衝没田畝巡撫等官

以聞且引咎自責禮部覆議謂畿輔之地災变若此非獨撫按等官之責抑臣等實有罪焉乞通勅群臣痛加修省興利革弊以紓民困尤望

陛下益盡敬天之實以弭災變

上曰畿輔重地災变非常朕心祇懼爾两京文武群臣其同加修省勉盡職業以回天意勿忽

○弘治十七年五月戊申先是吏部奉詔陳革弊事宜內請戒飭两京各衙門并在外撫按三司等衙門官員令痛加脩省以消灾變有旨令再查議停當以聞吏部覆

奏謂

祖宗以來凡遇災異屡行戒飭之典伏乞循而行之

上曰在京及在外官員已嘗有旨戒飭矣爾等職總百僚有不職者具實奏聞毋徒事虛文

節財用

○弘治二年七月癸酉工部尚書賈俊等因災異言八事各王府郡王及郡縣主等建造府第例俱給價今宗室日蕃將有不勝其給者况各府自有祿米莊田請此後房價視原數止給其半一各王府第舍儀仗非甚敝壞者請令自行修葺不許輕奏勞費財力一內府各監局近來派辦物料較之常數有加至五六倍者請勅所司撙節裁省一近來營造頗多此後在京內外衙門九倉庫城池橋梁道路損壞有必不得已者請量加修葺

其墻垣廨舍當脩築者各衙門自行區畫一本部舊設尹兒榜楊村南北掘河五廠歲辦蘆葦供用屬武功衛委官管理近來奸弊滋多請止令本部管閘主事代領一天下軍衛歲造軍器請令巡按分巡分守官檢括果有貯積多餘處所自弘治三年為始停免二年其支過物料貯庫備後來成造之用一各監局軍民匠多通同識字人等作弊妄開見役者作逃數往往行勾擾害請此後犯者均治以罪一災傷處所其住坐及輪班匠失班者自弘治二年七月為始請容令自首住坐者送原衙門收充輪班者免其罰役

上從其議仍令移文內外衙門務為撙節財費減省工役

以甦民困

○弘治三年六月己亥禮部覆奏戶科給事中鄭宗仁等所陳節供應一事謂四時節令宴賞及齋醮等費日增于前宜從節省命尚膳監光祿寺供應止照弘治元年例行以後增加者悉從裁省

○弘治五年二月庚午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張文言頃者司禮監傳出帖子令甘肅二處守臣如所降圖式織彩粧絨毼曳撒數百事竊惟古之哲王有惜百金之費者今織造材物非一方所能辦集而募工創肆所費不貲矧陝西歲歉民病星變地震之異往往有之正省身脩行之日可更以華靡為事乎夫朝廷之事必由有司而

達於天下今帖子出於内監則工部之設似為無用宜暫停所織以其價銀振業飢民或第織十數事則一方之民可以少安工部覆奏謂文言可從命減所織之半

○弘治六年十月丙寅命免造明年上元燈火工部奏各處灾傷故也

○弘治十五年九月戊子光禄具内外官員人等每日酒飯及西華門等處所畜鳥獸料食數目以聞

上即其疏逐節御批其上凡一百二十餘事有仍舊者有減半者有停止者有減十之三四者有事完停止者有事完仍舊者西華門鷹犬不堪者縱放之御馬監山猴食減半乾明門虎去之雜鴿等食減三之一山羊及綿

鵝羊減半送外羊房雜兎盡放之南海子中猫之不堪者亦縱放之西安門大鴿送雜鴿房食亦減三之一其仍舊存養者食亦量減之

○十月癸卯工部奏近太監李興請辦元宵燈火物料有
旨令減半造用民已受賜但今
上天示戒如盡賜停免亦修省之一端也從之

○弘治十六年十一月甲戌工部奏各布政司及南北直隷多災傷兩廣雲貴四川福建以軍興供億且各處造作頻繁民不堪命乞將今年修理器皿明年成造烟火等物料暫且停免候年豐一仍舊派辦
上曰各處災傷重大人民艱窘派辦修理器皿烟火等料

物俱暫停免

○弘治十七年二月甲寅户部議覆吏部尚書馬文升所奏恤民困事謂光禄寺廚料近年會派數多今後乞減十分之二其供用庫黄白蠟茶葉之類亦請減免

上曰歲荒民貧朕實痛心各衙門支用物料務從節約不許濫派妄費

謹貢獻

○弘治元年八月戊戌巡撫甘肅都御史羅明言甘肅鎮守分守内外官近因有傳奉不次之擢競尚貢獻各遣人於所屬邊衛派取方物名以採辦其實扣除軍士月粮馬價或巧取番人犬馬珍奇等物以充又起膳乳等

房僉派厨役造辦酥油等物及起運之時沿途騷擾不可勝言

皇上嗣登大寶已有停免之詔柰何守臣不体

聖心仍蹈舊轍兼年例進貢未蒙停免乞一切罷之以甦邊困

上曰甘肅邊地艱難進貢事俱遵詔例停免禮部移文使知之

（）弘治二年四月辛丑初湖廣無歲進魚鮓例成化七年鎮守太監始進之二千五百斤後增至二萬一百二十二斤用船至十一二艘至是禮部以巡撫等恤災之奏請止令有司減数進獻

上命鎮守內官造辦如成化七年之數船止用二艘科擾需索為害者罪之

却珍異

○弘治元年七月戊子巡按雲南監察御史何悌言陛下即位以来節冗費去珍玩又詔天下毋得違例貢獻今鎮守太監王舉欲貢金廂寶石帽頂不宜受之以玷新政上曰進貢事舉已禁止何得妄為禮部即諭止之仍通行各鎮守官毋得違犯

○十月庚戌代王以海青来獻內閣大學士劉吉等以為不當受

上深納之與王書曰朕以凉德嗣承大統深惟祖宗創業之難夙夜憂勤惟恐弗堪負荷所賴親王宗室勉竭忠藎匡輔不逮庶少缺失茲者叔祖遣人以海青來獻固出盛意但海青為物不過以供田獵之用朕萬幾之暇惟留心經史講求政治盤遊田獵何敢經意況前詔書已有止貢之例叔祖何不察而有此舉乎詩不云乎人之好我示我周行禮記云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今特歸還所獻海青專書以報或有忠言讜論時政裨益是所望也惟叔祖亮之

○弘治五年九月壬申虎剌撒國回回怕魯灣等從海道至京貢玻瓈瑪瑙等方物

上卻之命給口粮脚力遣還

○弘治十七年正月甲申南京吏科給事中陳伯獻奏近聞福建尋訪鷓鴣竹雞白畫眉紫山鵡等禽鳥今四方災異疊見水旱相仍乃求此珍異之物恐非盛德事乞停止以蘇民困

上曰此等禽鳥未嘗行文往取給事中既有此奏其即停止之

卹刑

○弘治四年二月己巳勅刑部都察院大理寺曰朕惟刑以輔治用之貴得其平刑平則善有所勸惡有所懲而人心服天道和不平則不足以勸善懲惡而人心不服

天道乖違灾變之来誠有不能免焉曩因天道示異曾勅天下諸司審录重囚發遣過情可矜疑及准辯者奚翅數十百人雖已勿拘成案原問官亦不坐罪此特廣仁愛之意欲全民命爾其間實有訊鞫不真失入于罪者然亦有無可矜疑而強為出脱者要之皆非大中至正之道茲當萬物發生之時朕體天地好生之德以為刑者民命所係與其寬之於終孰若謹之於始故特戒勅爾等各加敬慎仍行南京三法司及天下問刑衙門今後問刑之際務必存心以仁恕持法以公平察辭辨色詳審其情罪所當重者重之以懲惡毋務姑息而不顧縱惡長姦之非罪所當輕者輕之

以宥過毋事苛刻而致有抑欝稱寃之嘆其或證驗無憑情隱難明者尤當加意推究毋或傅致於一時而罪不坐罪於他日如此庶不背古聖人欽恤之訓而於朕刑期無刑之治亦有裨益焉爾等其欽承之毋忽故諭

（）弘治五年七月壬午刑部尚書彭韶等以鴻臚寺少卿李鐩請刪定問刑條例議曰刑書所載有限天下之情無窮故有情輕罪重亦有情重罪輕往往取自

上裁斟酌損益著為事例蓋此例行於在京法司者多而行於在外者少故在外問刑多至輕重失宜宜選屬官彙萃前後奏准事例分類編集會官裁定成編通行內外與大明律兼用庶事例有定情罪無遺從之

○弘治七年三月丁酉禮科都給事中呂獻等言每歲初夏例縱釋繫囚笞杖輕犯多從宥免徒流以下減等發落重囚情可矜疑者具奏定奪正所以長民命而壽國脉也但此例獨行兩京而未及天下乞勅三法司議擬南北直隸則巡按官督同諸郡邑官各布政司則鎮巡官會同三司官各准兩京例每於四月審囚庶狴獄有稱平之訟桎梏無橫死之冤戶科給事中王綸亦以為言謂近年在外官多有貪酷不仁圖小利而故勘平人逞私忿而非法凌虐有因考訊而死者則搜求細事誘曰因公因久禁而死者則虛補文移號為有病乞勅法司申明條例情可矜疑者即為平反不拘成案仍行天

下問刑官不許仍蹈前非如有致死者雖曰因公亦必原其情之輕重脫或有病亦必究其事之大小如或任情故遣即以其罪罪之

上命法司議處聞奏法司議謂舊例在外罪囚年一差官審錄今欲不拘此例每年四月以後各處撫按等官會審八月以稟類奏其有酷刑官請降調邊遠法外刑人至死者除名為民

上曰酷刑官員其令巡撫等官嚴加訪察依法問擬奏來處治不許輕縱會審差官仍照舊例行

○弘治九年八月己亥管理遵化鐵冶工部主事王鉉奏炒鐵囚犯皆罪不至死而經瀝官夫人等多方凌虐逼

取財物卒至喪生請嚴加禁止其貧乏無依者多斃于凍餒請月給口糧三斗工部覆奏上曰囚犯罪不至死而防夫人等乃以求索故斃之甚非朝廷好生之意其依擬行之

○弘治十三年二月庚寅三法司奉詔看詳歷年問刑條例定經久可行者條具奏請上以獄事至重下諸司大臣同議之議上二百七十九條請通行天下永為常法上從之內禁濫報邊功私騎官馬黃船販鬻私貨漕船附帶勢要貨物及鎮守等官頭目非奏帶者不得報功皇城守衛官旗故縱直軍十名以上降級六條命再議以

間衆復奏謂此六條禁例乃累朝所定且
皇上即位之初嘗申明者今不可輕变以杭成法從之

○弘治十七年二月甲午兵科給事中潘鐸奏故事每歳
會審録重囚率以一日竣事然人命至重今該審之囚
衆多如拘以一日則不得從容詳審銜冤地下者能保
其必無乎昔我
太宗文皇帝因刑部等衙門大辟囚三百餘人復實請决
乃召府部及六科諭之曰三百餘人未必皆得其情若
有不實則死者啣冤爾等更審之一日不盡則二日二
日雖十日何害此我
祖宗好生之仁萬世所當遵也乞令今後會審不必拘以

一日務在從容研審使無冤枉法司覆奏從之

正法

○弘治元年閏正月丁卯初太監梁芳等以獻珎玩得寵一時後宮器用以珎寶相尚京師上下亦然物價騰踴一珠至數十金市者皆乗以取富於是指揮使張紀指揮僉事任義千户馮宇沈達百户楊春所鎮撫徐昌袁凱與賈人馮謙王通李祥王智夏線紀等日求採供獻至是言官劾奏下獄

上曰紀等交結内侍進獻珎玩盜支内府財物數多雖遇赦難依常例紀義宇達俱發遼東鐵嶺衛春等六人發口外開平衛俱永遠充軍昌凱革職調永寧衛

○九月癸亥民有呂景山等四人坐竊盜拒捕殺人罪死以遇赦下法司議都御史馬文升等奏詔書強盜不宥所以戒兇強而律竊盜拒捕殺人與強盜等情犯頗重而幸遇霈恩釋之則失于太輕誅之則似乎太重請宥其死而遣之戍邊

上曰有過無大刑故無小律所以懲姦詔書所以赦過景山等竊盜罪雖可原而拒捕殺人實出于故與過不同不當以詔例免其依律誅之

○十一月己巳時有盜入貢夷人馬者捕獲

上命依榜例處决户部尚書李敏言盜馬之人律止徒罪决夷人已去無所示信乞令所司械繫群盜須之歲月

待夷人再來殺之未晚若三歲之後夷人不至則亦姑依律治之庶信可全而刑不濫

上曰朝廷法令布于象魏所以示大信于天下盜夷馬者寘之極刑已有成憲今羣盜故犯處死何疑乃欲計夷人在否而變更其法于信安在敏為大臣不知大體巧言諫阻法當究治姑宥之

○乙亥南京刑部郎中鄒儒為廣西洛容驛驛丞儒以騎馬誤入舊内西右門為守備官所奏刑部問擬贖徒還職得旨降邊遠敘用吏部擬降雲南姚州知州

上曰

太祖舊内之門鄒儒騎馬擅入本當重治姑從輕降邊遠

敘用例該授以雜職爾等何為輙擬知州顯有市恩要譽之意其具實回奏吏部以舊例降雜職者御批有雜職字郷儒因無雜職字故擬知州具奏分析得旨爾等職掌銓選邊遠敘用者即係雜職何為不審及令陳狀又不輸服本當逮問姑宥之堂上官仍各罰俸一月文選司官各二月吏部乃擬降儒驛丞從之

○弘治二年九月辛酉户部奏今歲各皇親公侯駙馬伯等莊田乞照附近民田被灾分數為收租之數不許過取厲民

上曰皇親及公侯等官歲有常禄豈可復與百姓爭利奏中所擬悉准施行如有過取者必論以法

弘治三年閏九月己丑內閣大學士劉吉等奏南京刑部問擬銅銃者

聖意以為發落似輕臣等再三商論又檢大明律盜軍器條內開若盜應禁軍器者與私有罪同及私藏應禁軍器條內開凡民間私有火筒火砲之類應禁軍器者一件杖八十每一件加一等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今石榮盜銅銃刑部依常人盜倉庫錢粮問擬絞罪做工五年滿日着役已是加重李景春李景和趙鑑乃知情接買之人刑部依棄毀軍器律論又稱比附律條可見不是正律亦為加重臣等以為此等囚人情犯深重宜再加重以戒将来以此擬将石榮四人枷號兩月滿日押

發廣西烟瘴地面永遠充軍荷蒙俞允事已施行臣等又思去歲南京盜庫之人與此不同彼係偷盜內府財物律該處斬況又有偷盜十數次者及放火燒毀官庫以致城內遠近人心驚疑情犯尤重所以擇其甚者處决人心皆服仰惟

皇上聖德寬仁凡事遵守

祖宗法度而行今此數人律不該死法司擬斷明白臣等止可斟酌加重示戒豈敢故違

祖宗之制不體

皇上愛民欽恤之仁輙便重擬處决若殺之不當致傷天地之和感召水旱兵戈之災咎將何逭其石榮等發落

上依前擬為是奏上從之

○弘治六年十一月庚申荆府人見潚之殺都昌王見潭也內使宋貴實預謀已而避之法司擬貴為從不加功應贖杖徒送司禮監發遣後以弓箭玉山事再犯不應依律勿論奏上有旨令覆問法司仍從前擬且謂貴罪犯深重事出非常非有司所敢擅議

上以宋貴導助見潚戕害同氣豈可謂從不加功前已失刑再犯他罪亦不可例以勿論特命斬之而詰法司以失刑於是刑部大理寺皆上章待罪命而各罰其屬官俸一月

○弘治七年二月辛酉巡按河南監察御史徐昇奏山陝

人孫騰霄等三十人三五為群道遇丐者以衣食誘之為傭隨其所至令守舍給炊爨騰霄等遊行市門視有富商巨家輙持貨與之貿易論直高卑則以言激其怒相毆罵隨號咷而去夜則殺丐者舁至其門群哭之揚言欲訟于官其人懼出財物以求解乃復舁去焚之名曰販苦惱子前後殺數十人乞重其罪都察院覆奏

上曰人命至重此曹乃以為貨殖姦巧橫出所殺者至數十人罪難輕貸其為首者凌遲處死為從者斬並梟首示衆仍榜示天下知之

○弘治九年二月丙寅寧府鍾陵王覲錐有罪革歲祿三之一先是新建民凌勝自宮以入王府王令至淮安買

妾李氏至王王獨嬖之宮中呼為李妃妃陳氏遂失寵有妾李氏者生子三歲淮安李氏妬之譖于王杖之百拳其兩手而絕其飲食令諸宮守之其子餓死于別室李氏悲啼則又杖之百夜欲自盡守者恐罪及己乃群聚而逃又有南昌衛軍餘謝祖為王行貨於外買一舞女為妾因納之王女病復還之祖祖妻不能容則又納于王亦在守者之列事覺鎮巡等官具實以聞

上以王濫收妾媵致令嫉妬不和醜聲外彰又餓死幼男有失父道本當重治姑從輕革祿米三之一仍賜勅切責之祖杖一百并家屬發邊衛充軍勝杖八十發原籍當差宮人逃者給親完聚

○三月庚子錦衣衛都指揮僉事陳雲先以馬紀事違例受詞下獄法司覆奏雲在衛時有民人劉福張鐸相毆福自殺幼女以害鐸又逼其母自盡既而恐鐸稱究因屬雲捕之鐸自刎不殊乃擒其姊夫趙達誣以為盜禁錮于獄雲罪應贖杖還職

上以雲骫法受囑久禁平人難居近侍降原衛帶俸差操

○閏三月乙丑浙江杭州前衛指揮僉事王楷督捕盜賊收有罪若數人為爪牙道遇三人同舟販薪誣以為盜榜掠幾死遂執往他民家詐取銀數十兩解官名盜贓時又尅其三之一未幾販薪者死巡按監察御史馮玘奏之楷恐重得罪乃賂吏人竄販薪者名姓盜籍中因

誣奏玘求賂事下後巡按御史吳瀚訊驗獄上坐楷監守自盜例應口外為民并劾指揮使成傑知情不舉按察使閻仲宇失於覺察

上以楷貪酷害民逼死無辜情犯深重命追葬理銀給死者之家併妻子發邊衛永遠充軍仲宇與傑姑免究

○四月丁亥妖僧張金峰不知何許人初游方至陝西朝邑縣以藥餌符水惑衆縣官逐之乃往終南山聚徒數十人自稱釋迦佛出世其徒行安行興等各有名號裂布帛為旗祭以嬰孩刻日為二十四諸天大會誘男婦燒香啖以狂藥令自起拜舞欲歸則呪虎當路不能去有雷栢川者不肯飲藥乘夜逃歸亦不敢首官等行道

負薪炭者多被逼脅不從則見殺或支解之懸於樹前後被殺者凡若干人民居被燬者凡若干家守臣調兵捕之金峰與行興等拒捕死守臣以聞刑部言行安等五人在獄罪應凌遲處死

上命再審無冤即依律處決以栢川知情不首併家屬械發口外充軍守臣捕賊有功賜勅勞之

革姦弊

○弘治九年九月丁未兵部奏京城九門守視軍士每門原設二百餘人指揮千百户領之後添設守門内官數多軍士多被私役存者不過羸弱五六十人各鋪柝聲不聞器械亦各敝壞不可陳列且城河之水來自西湖

常須盈滿亦可助險比因瀕湖之家引水灌田以致淺涸乞令本部及工部各差官一員通查九門器械守衛修廢補缺仍委本部點城官一一點閱若軍士失伍數多守門官俱逮問其指揮少軍三十名千户以上者調外衛差操仍乞定守門内官員數不得增設軍伴除正數外有私役罷斥之并禁西湖瀕河人家不得引水灌溉違者治罪

上曰京城門禁事體甚重但承平既久積弊多端因循玩愒不可不及時整備守門内官每門不得過四員餘悉如所擬而行

○弘治十七年二月庚申監察御史王士昭奏京城設鋪

甲火夫以防火盜比年以来為勢豪所役財匱於供應力疲於奔走乞下所司痛革其弊兵部覆奏

上曰京城火甲實多負累艱苦敢有仍前借倩私役需索科擾者法司具實以聞

○閏四月庚辰司禮監太監陳寛傳旨近來内外衙門弊政多端軍民受害以致上干和氣深切朕懷緊要革弊事宜各衙門便查議明白開具以聞

○弘治十八年二月甲子先是有旨差科道官查御馬監軍旗勇士之詭冒者太監寗瑾奏止之

上為改命司禮監太監一員同瑾等查處給事中張弘至以為言兵部以執奏請如初旨

上曰查理禁兵誠為重事爾等既有此奏可仍差堂上官一員同原差科道官從實清查具奏處置

禁請託

○弘治元年二月丙辰太監覃昌傳旨諭在京諸司朝廷政事祖宗俱有成憲今後府部等衙門務須遵守毋得互相囑託有虧公道如內外官敢有寫帖子囑託者內官連人送東廠外官送錦衣衛奏來處治若容隱不奏者事發俱治以重罪

恤遠人

○弘治元年八月己未迤北伯顏猛可王遣使臣知院桶

哈等來朝貢方物賜宴并狐裘金織衣綵叚及囬伯顏猛可王綵叚等物正使桶哈既被賜其副使滿脫干木得大通事楊銘為之乞恩

上復命以狐裘金織衣各一事與之

○弘治二年五月甲戌錦衣衛夷匠阮清等其先安南人永樂中以能製火銃短鎗神箭及刻絲衮龍袍服收充軍匠月給米一石後以例減五斗至是清等自是夷人無家不贍詔仍與一石

○弘治三年四月癸卯禮部覆議琉球國中山王尚真所奏一謂本國來貢人員近止許二十五人赴京物多人少恐致踈失宜更增五人以順其情一謂本國貢船祗

岸所在有司止給口粮百五十名其餘多未得給亦宜增給二十名議上從之

〇弘治五年九月癸酉朝鮮國陪臣韓堰以來貢病卒于館

上愍其遠來客死命有司給棺致祭仍傳送其喪以歸

〇弘治七年九月壬子朝鮮國海南夷十一人以捕魚為颶風漂其舟至福建漳州府時無譯者莫知其所自來福建守臣送至京大通事譯審乃得其實

上命給之衣食候其國進貢陪臣還日歸之

〇弘治八年二月甲戌廣西上思州頭目黄政齎弘治七年冬至節表箋過期始至且不由本布政司類進禮部

請治其罪

上曰思州去京師道里甚遠進表箋過期蓋不由布政司類進不為無罪但念其遠人其特宥之

○弘治十六年十月辛丑先是琉球國王遣使人吳詩等乘舟之滿剌加國遇風舟覆詩等一百五十二人漂至海南登岸為邏卒所獲廣東守臣以聞

上命送詩等於福建守臣處給粮養贍候本國進貢使臣去日歸之

馭夷狄

○弘治元年六月丁酉兵科給事中夏祚等以北虜將入貢上疏言今迎虜外稱納貢而內蓄奸謀恐譯字通事

官并虜中走回人等貪其賄賂以中國事情告之為害非淺乞勅兵部榜諭從之兵部尚書余子俊復奏以為虜使來京中間未必無人恐彼窺知所奏全文以為待之欠厚而傷其向化之心但乞榜示京師軍民不許欺侮且聽其公平貿易為便已得旨祚等遂劾子俊柔懦不振故違前旨偏執自用

上曰虜情叵測固宜防範而開市貿易亦是舊例但毋令私交漏泄事情而已即行禁約所司其知之

○弘治四年七月壬寅甘肅鎮守等官奏罕東等衛頭目剌麻朶兒只等劫西番啞阿族部落掠其頭畜以歸事下兵部覆奏謂罕東劫掠西番越我邊境不知畏忌漸

不可長請勅鎮巡等官遣人往諭罕東等從違利害并以此意徧告西番諸族自今更不得搆怨啟釁

上曰罕東刼掠西番越我邊境不可不為之制其如議行之

○弘治六年四月乙亥土魯番速壇阿黑麻率兵夜襲哈密城哈密死者百餘人竄降者各半安順王陜巴及其都督阿木郎據大土剌以守大土剌華言大土臺也圍之三日不能得阿木郎遣調乜克尾剌二部兵為援皆敗土魯番遂殺阿木郎竟執陜巴以去令其酋長牙蘭據哈密移書甘肅守臣謂本國既獻哈密城池阿木郎復潛導野乜克力人馬至其國中抄掠朝廷所賜衣幣

亦被戕殺故為此報復之舉陝巴亦遣人奏其事是時土魯番貢使撒剌巴失等二十七人還未出境寫亦滿速兒等三十九人尚在京師於是甘肅鎮巡等官奏言阿木郎之禍因其自取但阿黑麻往年擅自興師攻破哈密朝廷曲加恩賚正宜感恩効順縱阿木郎有過當姑念哈密恢復未久止可具奏請治其罪乃敢擅攻城池所移番文僭稱偽號言涉不遜乞命將選兵剿除酋長牙蘭等直抵土魯番擒斬阿黑麻取陝巴回衛若欲姑事包容則請降勅遣使齎諭阿黑麻令送回陝巴當宥其罪事下兵部集廷臣議謂哈密乃

太宗創建為中國藩屏陝

皇上所錫封有興滅繼絕之義今既被刼去不宜置之不問守臣所畫二策前策乃討罪之舉請姑俟徐圖後策為柔遠之方時勢所宜諭而不從加兵未晚今土魯番貢使在京師速為發遣與還未出境者令甘肅守臣就彼拘留仍請勅本番貢使擇三二人齎示阿黑麻諭以禍福俟其回報上請仍移文守臣各操練所部軍馬以備緩急及諭赤斤罕東等衛頭目使互相應援若哈密夷衆挈家來奔即送苦峪令都督奄克孛剌管束量給粮種耕種以俟克復毋再散布肅州坐耗邊儲重貽後患其貢使寫亦滿速兒等見在京者亦令通事諭以拘留之意奏入

上曰阿黑麻包藏禍心已非一日朝廷念哈密乃
祖宗所立欲繼其絕曲為寬貸今阿黑麻屢惡不悛悖逆
天道妄自尊大奸情盡露本當興師勦除爾群臣既如
此處置悉准所議寫勅切責并勅甘肅鎮巡等官嚴督
沿邊城堡將士用心隄備然邊方事重兵難遙度爾等
仍會舉文武大臣二人領勅親臨其地會同鎮巡等官
酌量事勢講求安內制外方畧來上以為經久之計賜
阿黑麻勅曰比得甘肅鎮巡等官具奏知哈密都督阿
木郎兩次引領野乜克力人馬搶爾部下牛羊等畜又
赶落爾賞賜以致爾親領部落將哈密城池占據殺死
阿木郎擄去陝巴以報彼引虜刼掠之讎阿木郎固有

罪矣然彼小人愚蠢無知爾乃大家世族識道理曉逆順豈可為此當念阿木郎為朝廷官職受命守城將其作惡情由遣人具奏或赴懇甘肅守臣俾為轉達朝廷必有大法度治之追還所掠頭畜慰安既死亡魂爾乃擅興動衆公肆殺戮將獻還城池仍復占據同宗骨肉自行繫纍如此所為信義安在奏至廷議文武群臣莫不扼腕忿怒咸謂

祖宗待迤西番夷恩德如天百年以來未有一族一人敢行悖逆今土魯番父子一次虜哈密王母一次殺罕慎

朝廷以不治治之曲為含容尚不知悔今又殺阿木郎擄陝巴屢惡不悛罪在不赦逆天悖理非人所為若不

興兵問罪何以壓服天下番夷合辭請發大兵出關征
勦并起集爾仇家敵國直抵巢穴明正爾罪然後牢閉
關門題絕貢路使諸番再不得朝廷賞賜通中國貨財
西番一帶必皆歸怨於爾無地容身朝廷念爾土魯番
自祖父以來時來朝貢已非一世爾今雖有占城殺人
之罪而前亦有歸城還印之功不忍輕絕特降勅諭使
爾知之我國家富有四海哈密之在中國有之不加益
無之不加損但念我
祖宗受
天明命為萬邦華夷主永樂初年立哈密之祖脫脫為忠
順王八九十年傳位數世一旦乃為爾所害畧不動心

豈上天立君之意哉且朝廷之待哈密亦如待土魯番土魯番設若不幸亦如哈密為人所滅絕朝廷亦坐視而不顧乎爾宜知此意勑書到日即釋放陝巴送還哈密舊城俾其照舊管理朕不念舊惡聽爾遣使通貢如故嗚呼天道昭然順之者存逆之者亡爾其改過自新毋自作孽保爾先人之業為爾子孫之計其尚思之毋貽後悔故諭

○弘治七年八月甲申大通事錦衣衛帶俸指揮僉事王英奏速壇阿黑麻復刼奪哈密城池臣聞罕東左衛居哈密之南野乜乞里居哈密之東北皆其唇齒之地皆與阿黑麻有讎是其四鄰親信皆有離心今宜降勑旌

劳罕東赤斤蒙古使之盡心圖報毋為阿黑麻所誘啗約合攻以除土魯番之患是以夷攻夷也又迤西各国進貢皆藉互市圖利今各國使臣在邊但下令不許進貢則各國沮其得利之路必與阿黑麻為讎不能久占哈密矣章下兵部覆奏謂以夷攻夷雖馭戎一計但夷性不常或借辜而成功彼必恃功邀索何以應之為國遠謀當捐近效宜但如前會議侍郎張海所處事宜勑諭甘州守臣整兵操練仍傳諭罕東赤斤諸番皆養威蓄銳以俟調遣不可輕率貽悔庶得安攘之道

上曰中國馭戎當存大體其如兵部議行之

○弘治十七年正月庚寅巡撫貴州都御史劉洪奏所屬

上酋族類漸蕃混處無別乞以百家姓編為字號賜之漢姓兵部覆請

上曰華夏自有定分可隨其土俗稱呼定與姓氏不必用百家姓

大明孝宗敬皇帝寶訓卷之三